

野百合通訊

第七期

一九九四年九月



黃文淵性騷擾事件

一九九四年九月

壓迫正在進行中.....

目 錄

原住民文化會議專題

- 國家的“文化原住民”收編與原住民處境的漢人面向思考／林道 1
要鮮活的生活，還是櫥窗式的傳統／江斐琪 5

社會運動

- 工學聯盟反高學費運動／陳政亮 9
五一勞動節遊行之觀察與想法／韓仕賢 13

黃文淵性騷擾事件

- 不要一個人躲起來哭／學妹 18
其實我也是黃文淵／吳清慶 22

文化大學美術系罷課事件

- 九四年文大美術系抗爭模式分析／李重志 29
蒼蠅貪甜——駁「男」「國立大學」陳光興「先生」／小草包 32

挑戰與回應

- 運動與消費，評在「後什麼」的年份中／黃新高 36

文學隨筆

- 陳工的勞動節／陳政亮 41

1992年11月12日出刊。1994年9月出刊

社務委員：丁勇言、王時思、史哲、石德隆、何東洪、沈發惠、林宜瑾、林淑貞、
林致平、邱花妹、邱毓斌、吳冠良、周奕成、侯念祖、夏樂祥、郭紀舟、
陳尚志、陳政亮、陳俊麟、黃泰山、黃新高、楊添圍、劉茂彬、劉思龍、
蔡其昌、蕭武昌、韓仕賢

美編：江斐琪

聯絡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9號2樓

郵政劃撥帳號：21190523 劉茂彬

TEL：(02)7088261

贊助定價：六十元以上

國家的“文化原住民”收編

與原住民處境的漢人面向思考

林道

李總統首度為原住民正名

在「原住民文化會議」中 表達政府關心與解決問題的誠意

— 4月11日 各大報重要新聞 —

原住民赴國民黨臨中全會請願

被強制驅離軟禁 完全不准對外聯繫

— 4月25日 自立早報社會版 —

對於原住民處境的了解，我們都太膚淺；1994年國際原住民年在臺灣的後半年熱熱鬧鬧地活動，透過媒體的歌舞報導，原住民的呼聲是前所未有地大聲——我們原住民也有當縣長的、我們原住民的傳統歌舞在世界的中心展演、兩黨為原住民的文化展開政治角力（看誰比較「關心」原住民文化）……，這對於關心原住民的漢人朋友（甚至原住民本身）似乎為長久以來的無力感而稍微覺得振奮；然而，在四十年來國民政府首次舉辦的「原住民文化會議」中，李登輝象徵性地政策宣示“山胞”改為“原住民”，大言「關心」原住民問題後的兩星期，一群原住民為使政府的關心更切實際，向國民黨決策群要求從“憲法”及“自治”的層面來落實，卻遭今日街頭運動難以想像的強制驅離，以及武警暴力。

國家機器的棍棒

著實地打在血肉身軀

傳播媒體放出鮮紅美景

炫目人迷的“重視”原住民文化：臺灣國家的收編方式

臺灣自 1980 年代以來民間興起的社會運動及黨外政治運動，在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以接收議題、安插職位來收邊；但對於原住民的反抗運動卻異常地謹慎，近年來的原住民運動自 1984 年起，到 1992 年原住民卑微的正名呼聲，仍在當權者與學者形成的「政權學術正當化下」，為漢人文字遊戲——原住民乎？早住民乎？先住民？——所欺瞞，而暫時壓下；而今日執政當局對原住民的正名宣示，也只是國民黨在排除內部非主流的外省政權集團下，對來自原運挑戰其政權的鬆弛，然而與“正名”主張一樣久的“自治”及“入憲”卻仍不見蹤影。

近一年來，國家機器似乎熱心於原住民文化的事務：民國 82 年中華民國國慶日的壓軸好戲，安排的是阿美族的傳統歌舞，（媒體也大幅地報導，李登輝排解阿美族兩大部落紛爭的神話政績）；原舞者的年度演出——賽夏族的矮靈祭——於國家音樂廳，在祭歌第一段“迎靈”前，卻仍要先唱中華民國的國歌；四十年來國民政府第一次召開的「原住民文化會議」中，李登輝為躲避 410 當天數萬民眾在總統府前的教育改革陳情，遠走屏東宣示「原住民」這個詞，國家與予承認，卻仍害怕現場十來個原住民的抗議，除了動用當地原住民盛裝來與「李總統」合照（隔天的媒體影像，當然是“李”與盛裝的原住民和樂融融的照片），沖淡抗議的呼聲外，更特別動用原住民便衣憲警，安插在與會人士的身旁（當然，“李”的貼身護衛也在場）。

這樣的國家宣示承認原住民，所連帶的“文化原住民”熱鬧，更會在近幾個月達到前所未有的場面；今年的夏天，將有四個單位舉辦原住民的文化人才培訓（公共電視的原住民影像人才培訓、山海文化的文化工作人才培訓、中時報系的原住民採編營以及清華大學的原住民教師研習營），以及一個原住民博物館開張（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雖然“文化原住民”的熱鬧，多少帶給臺灣大社會「知道」原住民（但片面／扭曲地了解），卻也帶給臺灣社會（包括部份原住民）誤以為原住民文化的熱鬧，表示原住民的問題正在解決或已不存在，並透過此種對政權較不具挑戰性的文化議題，分與原住民些許資源大餅，來軟化原運的真理性（國家也正積極

重視原住民【文化】啊！），以收邊原運及原運的部份人士。這種將原住民處境問題的表面、單獨抽出「重視」，然後放大、膨脹為尊重原住民以及原住民問題的解決，其造成的假象，難道不是熟稔文字提喻、誇大手法的漢人政權，對原住民族的再一次欺騙；而這種透過「重視」原住民文化，國家統治者既能緩和來自原住民對國家政權的挑戰，又能造成臺灣社會在光鮮媒體報導下，對原住民問題的遺忘，這即是本文所言的「文化原住民」收編。

原住民文化像芒果一樣，它成熟了會掉在地上，變成泥土滋養果樹，再生出芒果，文化像是自然生命，生生不息；但是你們漢人在談原住民文化時，講究「包裝」、如何「防腐」、把它放在博物館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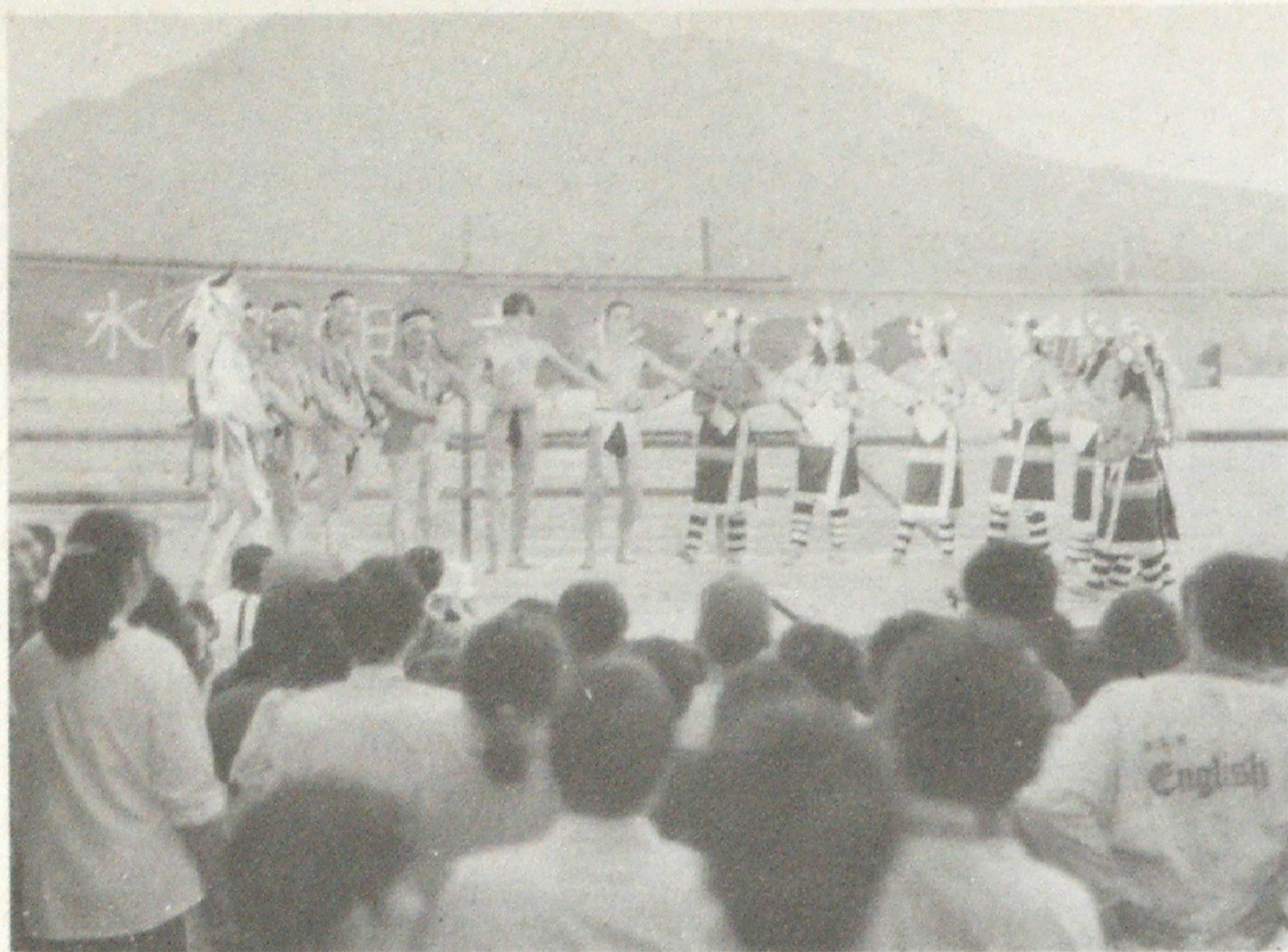
——撒古流於原住民文化會議痛陳——

原住民在今日臺灣國家政權組合下的困境

文化就好像是一棵果樹上的果實。要結出什麼樣的果，必受限於土壤、養分、陽光、水份，以及辛勤耕耘的農人。所以，原住民文化的問題，同時也是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問題，涉及了族群、文化政策以及原住民的生活生計狀況。

—— 1994.4.10 原住民上總統請願書 ——

要有文化的果，就必須來自文化的根，這些是土壤、水份、人的勞動努力等非實質的因素，而原住民文化要能永續地發展，決對不是國家統治者所宣示的形式用語及片面重視文化能完成的；國民黨今日的政權，雖然自黨國集中逐漸走向自由民間化，但這種民間化卻是在結合金權與地方派系下，我們若要其有更為實際的原住民政策改革，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近一年來，國家機器雖然有較多文化原住民的作為，但在未來，其對原住民的“形式尊重”，不外乎樣板的母語教學、承認原住民的命名方式以及多設置（觀光及收藏的）原住民文化中心罷了，而中國那邊所設置的文化樣板自治區、自治縣，在臺灣金權與地方派系炒作地皮下，臺灣的統治者若“又做個夢”，為與彼岸一別苗頭，可能也僅止於念頭上。在民進黨上，部份民進黨決策者在策反地方派系、向資本家招手的舉棋不定下，也很難期待他從政黨政治的角力，對當權者形成進步政策的壓力。



撒古流：你們漢人在談原住民文化時，講究「包裝」，如何「防腐」，把它放在博物館裡，……

看來，原住民的命運，還是要透過原住民草根組織的運動來維繫及發展。

原住民處境的漢人面向思考：

把原住民處境的改善，作為反思臺灣進步的明鏡

就原住民一般現象來說，今日臺灣原住民有許多人流落在遙遠的海洋、在地底的礦坑、在都市的鷹架上，即使在原鄉中也常在陡峭的山坡地上耕作，而其女性從事特種行業的比例數亦較台灣一般婦女高出十倍；這些現象可說包括了勞工、農、漁民、弱勢群體、少數族群以及兩性的問題，除此，蘭嶼核廢料的問題也是臺灣環保的重要問題；這些臺灣當前的重大問題，卻都發生在原住民的範疇中，這顯示了原住民的問題在臺灣是一個“多合一”且“量（人口數）少質重”的問題，而台灣欲往公平、正義的社會邁進，就不得不重視且改進臺灣社會中原住民的處境，這也就是說：原住民處境的改善，是臺灣社會進步的最重要指標。

這樣的一個臺灣社會改造的參考點，不論是舊社會運動（著重階級面向）或新興社會運動（婦女、環保、族群等），皆提供了該運動重要的反思明鏡；而新社會所追求的“多元文化的社會”，也唯有透過這般基進的理想原則揭櫫，才不至落入“多元而分離”的文化社會，形成“多元且相混”的豐富文化社會。

要鮮活的生活，還是櫥窗式的傳統

江斐琪

【當代】在六月號（1994）製作了一個「原住民：觀光/文化/文學專輯」。首篇即是謝世忠發表的〈觀光過程與「傳統」論述—原住民的文化意識〉。

謝世忠這篇文章的主要重點可以簡單的這樣說：一、表演者在表演過程中才開始認識自身的傳統，二、在九族文化村和瑪家文化園區的表演者的相互比較中，各自堅持了各自對傳統的傳承，三、對於原住民觀光客，他們透過觀光的過程，認同了自身的傳統。就因為謝的這三個前提，使其下了一個發人深思的結論——因為「抗爭精英的認定（指觀光對原住民的傳統有負面影響），只是諸多經驗或假設性論述的一種。參與觀光活動的原住民工作者，以及去觀光地點遊訪的原住民觀光客，又分屬另兩個獨立的論述單元。而後兩者的角色及其本身對整體情境的觀感，又是常被抗爭論述者所忽略的」。所以，他希望抗爭菁英能重視「原住民表演者和觀光客能在觀光情境中，覺得與自己文化心神合一的喜悅，這是一個反映在當事人對傳統論述過程中的事實。」，不要一味

地、不多方面思考，就認定觀光過程對原住民傳統必然造成負面影響。

謝希望抗爭菁英能擴大視野的用心良苦，然而他卻在不經意中，忽略了一些問題。

謝文在前言部份提及的一些理論中，曾就異族觀光做一些說明。他說，（也許是別人說的，但他引用了，卻沒提出反駁。因此在認定上，他是同意這樣的說法的。）

「被觀光者基本是一個表演，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取悅或娛樂前來觀賞演出的消費者。」由於這些消費者最大來訪的目的就是追求真實性，因此，「被觀光地區的觀光商業從事者甚或大部份居民，即會努力表現出讓對方得以感受到或接受的真實性。」這所謂的真實性，正是被觀光地區的傳統或原始文化。

但是，正如謝在文中提到的，「『傳統』，在觀光情境中，往往是會被再創造，再修整，或再詮釋，才能符合短暫而表面之觀光交易上的需要。」而為什麼要再創造、再修整或再詮釋呢？台灣的例子正好可以說明。

台灣目前有兩處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展演地：九族文化村與台灣山地文化園區。這兩個文化展演場所，九族文化村是民營商業機構，台灣山地文化園區則為公有商業機構。之所以稱其為商業機構，主要是這兩處表演場所都必須透過商業行為，才能維持自身的營運。

九族文化村在1986年開幕，營運之初，在硬體建築上，盡量仿民族誌文獻，原樣打造。而在節目內容上，也會「以原鄉所正常出現的傳統節目如祭儀慶典活動為號召。除了各族人定期在所屬的部落區前廣場清唱跳舞之外，每逢年節，公司更會邀九族民俗藝人來此演出。」但這樣的境況持續不久便開始改變了。1990年「原地清唱跳舞的方式和操作技藝的演出均因難以獲觀眾共鳴而取消。」之後，九族文化村的景觀也開始改變，歐式花園與建築矗立其中；其設施也在原住民靜態文物陳列中，加入一般遊樂場所的遊樂設施。然而該公司對外「仍繼續宣傳自己所傳達的『山地文化』是原始，是傳統。」。台灣山地文化園區的情況也是一樣。雖然在內容上已做了一些不小的改變，在對外的宣示上，仍稟持初衷。

從九族文化村和山地文化園區節目內容改變過程中，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傳統之所以要再修整、再創造或再詮釋的原因無他，只因這原就是一種交易行為，在這個交易的過程中，主導著整個方向的是買方，

為了提供買方更容易打動買方的商品，該商品只好不斷地再創造、再修整、再詮釋。

但顯然的，營業單位對傳統所做的修正與再詮釋並不是謝文的重點。因為若從這個點出發，明顯的就不會出現該文的結論。但不幸的，這卻是整個問題的所在。

我們當然不否認謝文所做的田野訪談的真實性，也就是九族文化村或山地文化園區對該處表演者，在原住民文化、知識上的啟發和教育，使其對本身的文化或傳統有深一層的認識。然而讓我深感疑惑的是，若果傳統或原始文化可因其商業利益做不斷的再調整、再修正的話，無疑的，該表演者所接收到的文化、傳統的認識將是支離破碎與矛盾的綜合。或是說，由於商業利益的考量，對於某些不獲觀眾青睞的傳統技藝勢必消亡，換句話說，是什麼決定原住民傳統的存或亡呢？或者說，所謂觀光客認知的「傳統」究竟是什麼呢？被消費行為決定存在與否的「傳統」，究竟是什麼呢？而表演者據此習得的所謂傳統，並以此而得所謂對傳統的認同，其實是虛妄且毫無生命力的。正因為我們相信謝所說的：「不同參與角色的原住民，透過在觀光情境上的交會，所表現出的一種族群內部的族群性再塑現象。而這種族群意識得以再強化或再造的基礎，就在於大家均交集於對傳統的追尋與神入。」，才那麼害怕這個觀光過程。因為這種透過觀光客的消費行為取捨傳統的存廢，其實正是一種錯誤的傳統形塑的過程。

從謝的論述中，我們清楚的看到，無論是表演者或是原住民觀光客，其眼中所見、心中所想，或套句謝所說的對原住民自我文化的「心神合一」，僅僅是知識的片斷，是一種死的，不會再創造的認知。這樣的認識和漢人對原住民傳統的認識並無二致。我們從來不會樂觀到近乎無知的期待漢人經由觀光的過程，或知識的累積，就會對原住民產生友善的回應；同樣的，我們也不可能樂觀的期待，在同樣的方式下，僵死的知識轉變成行動的可能。所謂心神合一不過是氛圍的影響，離開這個情境，不管是原住民表演者，抑或原住民觀光客，傳統將永遠只是心中偶爾被挑起的情愫，慢慢的，就會被現實生活瘞埋在不復追尋的過往中。它僅僅會是一種記憶，僅僅是一種緬懷。

另外，我不太贊同謝將原運菁英、一般原住民，分離成兩種不同的論述單位的論述方法。沒錯，原住民觀光客會到九族文化村或山地文化園區尋求一種族群的回歸，在裡面，我們看到原住民觀光客因為族群身份的認同，相對也對箇中種種表現欣喜和接受的態度。然而據此提出「原住民既能在九族村或文化園區尋得原我，那麼兩地很可能不僅只是假設上之具有保存山地文化的工能，很顯然已成維某種族群認同的象徵。」，並因而肯定這兩地的功能，及觀光過程不會對傳統造成任何負面影響，或是這二者有什麼良好的聯繫的話，這樣的推論也未免過於武斷了。謝可能已然忘記一句俗諺——退而求其次。在現存的環境中，能提供給原住民一

種族群回歸的東西及環境微乎其微，人們之所以到園區，是去對其文化傳統進行憑弔的行為，而不是生命歷程的回歸。抗爭菁英之所以和一般原住民觀光客有所差異是在於，他們斷然拒絕傳統僅僅是拿來緬懷的，抗爭菁英比一般原住民觀光客要的更多，他們要的是整個文化得以生養生息。在這一點上，我相信「後兩者（表演者及觀光客）的角色及本身對整體情境的觀感」並不像謝所說，「常被抗爭理論所忽略」，而是兩種不同要求的必然差異。

自從屏東瑪家山地文化園區設立以後，一個個文化園區在原住民區域裡被提出與設立，接踵而來的可能是阿美文化園區及烏來的文化園區。這一個個園區在規劃上，朝向的是櫥窗展示的方式，與原住民的生活並未結合起來。原住民的傳統的再生或改變，並不是因為「環境」的因素，而是整個消費行為，這真是令人駭然的一件事。

如果謝從這個角度出發，我不知道他將要如何來自圓其對觀光過程和傳統的互動關係。

社會運動



工學聯盟反高學費運動

陳政亮

許多社會底層動人的故事總是被漠視，就像工人子女的學費帶給千萬家長的困擾被刻意的隱藏；他們有些人爲了子女受教育的學費省吃儉用，有些標會搶會頭，有些借款、加班、爭取獎金、做家庭零工、有些賣祖產，卻無論如何也追不上漸漸高漲的學費——那每年註冊時的苦惱、子女要錢時的壓力排山倒海的襲來。他們已然在社會是弱勢了，卻要一點一滴的把靈魂投在子女的身上，讓他們努力的學習鋼琴，卻又面對他們的放棄，讓孩子接受老師的安排去補習、請家教、買一本又一本的參考書，卻又頹然接受孩子們掉入自己階級命運的重複。佔大多數的工人卑微卻高貴的故事，終會讓門面典雅的教育部面對自己的無恥。

有些驚人的數據可以告訴我們事實：台灣的貧富差距這幾年已經拉開到17倍，而每年在台灣，受雇者與自營業者所交給國家的稅，卻佔了總歲收的73%；再者，大學學費的調高比例規定在13-20%，已遠超過物價指數以及公務

人員薪水的漲幅。數字以及經驗顯示了這樣一個殘酷的情形：一般受薪者面對子女教育時的困難，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到了爆發的時刻。

教育資源的分配

就教育資源來說，首先面對的就是分配不均的問題。任一個人都可以經驗到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資源上的嚇人差距，而實質上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卻一樣的接受國家的控制，扮演同樣的教育功能，製造一致的人才，並且私立大學所生產的學生還比公立的多呢！這個資源分配上顯然的差別待遇，自然會激起私立學校——包含校方、老師與學生共同——的不滿，而因不滿產生的陳情與抗議，就由學運團體扮演馬前卒。

事實清楚而明白，教育部並不會成天等著被人指著鼻子叫罵，它在幾次學生的抗議後，就在四月六日提出了四個方案，已然決定要彌平這個差距。不管教育部提出這樣的政策方向是否真的誠心正意，但這都不保證學運的勝利。

話說從頭，在歷史上，大學教育從來就在國家的掌握底下，不管是私校還是公立大學都一樣，國家教育正是跟著、並且以捍衛資本主義社會的雄姿來開始的，它就是這麼回事；且看它訓練人們守時的習慣，暗藏著「時間就是金錢」的哲理、規定上課與休息的時間，皆是為了隱密的附合工人上班與下班的作息；它製造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各式人才，無聲無息的將神學與人文推向教育的邊緣，以便高舉國際貿易、成本會計、企業管理、資訊電腦、工業工程、基礎科學的實用性；又在經濟學裡說著需求與供給的定理，用法律來統籌基本買賣的規定，最後在人文書裡壓抑批判的話語。

這就是當今的國家教育，它一刻也不停的為著資本家拼命。教育部自然明白教育是幹啥用的，所謂「為社會培育人才」這高尙的語句，其實不過是「為社會裡的資本家們製造優良的人才」而已。這是教育部的核心工作，特別是在黨化教育日漸退到學校的陰暗處之後，就會愈來愈凸顯這個任務。

那麼，教育部面對學費問題所擔心的是：在既有的資源下，怎樣的分配才能最有效率的完成這個責任。教育部比大家都還緊張公立學校的浪費，在那熱情的心底，多麼希望省下一些錢來辦些技術學院，以及提昇整個專業人才的

素質來為資本家所用呢！於是開放日夜間部互選、漸漸排除壓抑創造力的聯考、讓企業堂皇而狹隘的建立自己的工學院，來培養訓練有素的狗...，這難道不說明了教育部的用心良苦？

私校學費的高漲，並不是僅跟著物價飛漲而已，它是為了填平私校經費的嚴重不足，這個不足打壞了教育部「提昇優良品質」的如意算盤。在教育部眼中，到底念大學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孩子，還是工人子弟，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培育高品質的產品，讓蓋上教育部標籤的商品都能有一定的肉質保證！因此，教育部補助私校學生的學費不是為了階級差距的理由（更何況現今念大學的，家裡有多少是工人子女呢？），而是要間接的貼補私校經費的不足，以及保證私校教育過程更為順順利利不會出現雜音；於此同時，教育部還很小聲的說，要把公立大學的經費謹慎的轉到私校來，直接有效率的分配教育資源。

這就是教育部所幹的把戲，它不會坐視學費高到無法訓練人才的地步的。若我們再喋喋不休的問：「你要補助幾成？說！不然我要抗議！」就跳入這個「生產優良肉質」的大陷阱裡，一方面替自己身上的CAS努力叫喊，另一方面則替這個教育的生產線勇敢背書！

如今的勝利，只有更進一步的戳破教育部的漫天謊言才能保有；學費問題對整個社會的顛覆性，只有拆穿國家教育本身的虛矯欺罔才能獲得；反叛既有資本主義的教育過程與意識型態，是進步的學運應該幹的事。

資源從哪裡來？

有一件奇怪的事，教育，特別是國家教育，雖然一方面替資本家服務，但同時，也使整個社會的知識提高到農業時代所無法想像的地步，沒有任何人可以否認這是個進步；但這一點也不美化為資本家服務的今日教育，只是說：教育具有兩面性。因此，要求工人子弟能夠普遍的受教育，並不期待工人子弟加入資本家的行列，來對抗工人自己，而是站在整個社會進步的立場，所做的努力。

但是，工人既然不能像都市的中產階級一樣，有錢有閒的辦起自己的教育體系，所能夠要求的就只有國家教育；而現實上對於工人而言，國家教育仍舊費用太高，造成社會階級之間教育的高門檻，而這同時對於資本家、教育部與工人來說都是不利的。在教育部與資本家的計算簿裡擔心的是人才的素質不良以及數量不夠，對工人子女而言，則失去了普遍受教育的機會。

可是，在現有的資源下，教育部是不可能拿錢來給工人的，因為它的資



「反高學費」，學生演出行動劇。

源有限，光是分配在現有的教育裡，就已經難以支撐了，又如何給這些錢呢？除非國家向整個社會增稅。但如果只能增收到受雇者的稅，到頭來工人一點也沒有得到好處，只是把錢轉了一手，再經由國家透過教育部來支付給工人自己而已，這又有什麼意義呢？除非國家敢向資產階級龐大的收入下手。

問題就在這裡，整個國家資源分配的核心問題（當然包括教育資源），並不在於國家如何「公平」的統籌計

算，而在是於社會裡頭資本家與工人的剝削關係上；在私有制下，資本家佔有了生產工具，肯定會說：「錢是靠自己努力賺來的，爲什麼要多增收我的血汗錢，何況拿來再投資，才能創造就業機會呀！」就算國家真的「公平」且強而有力，敢向資本家說明了教育對於他們是有利的事實，資本家還是寧願握住活生生的新台幣，並要教育部自己想辦法解決的，而這又造成教育部有效率地運用經費的壓力（資本家對於教育，或是說對於提昇「高品質」這回事，在台灣過去的歷史裡，一直表現沒啥誠意的態勢，這是我們如此推論的根基，所僅存的是，國家在哪一頭熱的叫囂而已）。

因此工人若要反對高學費，可能就是這樣的事，一方面與國家聯手向資本家要錢，加強了國家的力量；另一方面，則往破壞私有制的方向前進，亦即，往生產民主的方向前進，基進的反對生產裡的剝削。但是前者現實上不可能，資本家與國家有著哥兒們般的親密，難道理會得工人的聲音？關於高學費問題，教育部因此只會在既有的經費下煞費苦心的安排，讓中產階級的孩子們進一步「公平的」完成浪漫大學生涯，成就「部份的」高品質產品，再進一步完成階級的長久阻隔。

只有顛覆私有制，發展生產民主，才能在整個國家的資源分配上，享有更平等的地位，否則關於分配的抗爭終究會無疾而終，換句話說，只有把教

育資源平均分配的議題，轉向資源哪裡來，從而扣住生產裡頭的剝削關係，才能真正解決分配的問題。

學運與工運的聯盟

大概有人會這麼說吧：「這是混淆了運動的焦點」。但是，事實是，關於生產民主的提出與努力，正是工運的目標，這一點也不違反運動的計畫，並且還在教育與學費的議題上往這個方向前進呢！

我們的期望當然是學生運動進一步顛覆教育的過程，以避免這樣一個情況的出現：工人子女受教育之後，又回過頭來反對工人自己！同時，正如上述所言的「奇怪的事」——教育的兩面性，使得在一派資產階級子女的大學中仍然能出現進步的聲音，並據此改變這資本主義的狹隘教育過程。另一方面工運在生產民主上的鬥爭，能夠產生如磁場般的磁圈，將知識份子，特別是學運緊緊吸住，在走向台灣社會的解放之路上，並肩作戰。

那麼，反高學費運動，對於工學聯盟來說，只不過是個起頭，接下來的鬥爭更需要在此基礎上擴大結盟。至於在聯盟裡所出現的所謂「學運自主性」（也有可能是「工運自主性」啦！）的聲音，不過成了運動裡頭的牢騷空話，就像是許許多多空想的謠言與胡說，終要在未來戰鬥裡，被堅實的臂膀所一一衝破。

五一勞動節遊行之觀察與想法

韓仕賢

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

這天，日本、南韓、菲律賓、俄羅斯等國家的勞工走上街頭，向統治者提出工作權的保障，調整最低薪資，遏止人民生活水準低落等要求。在台灣，也有三千餘名勞工齊聚高雄街頭遊行，並且明確地標舉著四項訴求：

- (1) 反對公營事業財團化。
- (2) 爭取周休二日制。
- (3) 反對調高勞保分擔比例。
- (4) 反對引進廉價外勞。

這場遊行之後，果如其然，大老闆及官員紛紛露臉發表談話，而且非常有默契地一齊向這些訴求說：「NO！」

□針對台機營運情形及股權讓售未成，經濟部長江丙坤表示「民營化是既定政策」，台機民營化若需協助，經濟部會大力支持。（1994/05/03民眾）

□工業總會及商業總會理事長高清愿、王又曾串連近百位工商團體負責人或代表前往立法院「陳情」，「要求社會保險雇主負擔比例應為50%，並指不宜實施周休二日」。（1994/05/14工商）

□經濟部長江丙坤表示「因為台灣申請入關在即，企業界面臨許多壓力，為使台灣產品在世界保有競爭力」，所以反對勞工周休二日制度。（1994/05/22自早）

稍早，勞委會主委趙守博在工會幹部要求勞委會審慎檢討引進外勞政策時，表示「他非常不願引進外勞，但國內若果真缺工怎麼辦？」（1994/4/12自早）；經建會主委蕭萬長在全國總工會就勞保勞雇分擔比例問題表示不滿時，強調「在當前民間投資意願低迷，以及出口成長減緩的情況下，雇主保費負擔如果維持高比例，勢將影響我國企業之競爭能力。」（1994/04/26自早）

長久以來，國民黨政府任何財經政策，無論是土地、投資、課稅等計劃，都是統治者與大老闆透過多重徵詢、溝通管道，互相認知對方立場之後才定案，甚至面見總統大吐苦水，表示「全民健保可能增加業者負擔」、「引進外勞政策不該停止，而且應該繼續放寬」之類的話，否則就會影響投資意願及經濟發展！（1994/05/31中時）

廣大的勞工從來就沒有這份「福氣」，能與統治者平起平坐，提出屬於勞工的意見，即使是攸關自身權益的勞工政策。統治者只願透過媒體向八百萬勞工灌迷湯，捧說「你們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幕後英雄！」然後官商繼續聯手，壓榨勞工，污染環境，不願產業升級。遺憾的是，號稱代表全國勞工的「全國總工會」（其實仍是個「非法的」勞工組織）一直是國民黨的禁臠，一個外表奄奄一息，內部人事爭鬥不歇，也無法表達勞工心聲的「花瓶」工會；所以，勞工的意見唯有以抗爭、運動的方式，才能稍微在一些議題及政策擬定時聊備一格，不至於窒息！

國會全面改選之後，台灣政治民主化之途似乎往前「進步」了，但是我們別忘了這些中央／地方公職進入議會，不少人背後其實代表著諸多財團的立場及利益，而視民意和競選政見如敝屣！於是，人民被迫觀看一齣齣官商勾結、政治分贓的戲碼不斷上演：

□勞委會「七百人以上大型事業單位勞動條件專案檢查」指出近半數大型企業，但是這些企業仍能享有政府各種補助及免稅優待。（1994/06/07聯合）

□經濟部為了讓「萬客隆」量販店就地合法，力主大幅放寬工商綜合區設置標準，意欲圖利財團。（1994/06/02民眾）

□勞委會及外勞仲介業者聯手向菲律賓駐台機構施壓，要求暫緩實施保護菲勞的措施，否則不排除暫停引進菲勞。（1994/06/01自早）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台灣的大老闆吃香喝辣，就是犧牲勞工血汗得來的，還敢大言不慚「勞資一體」！

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勞動環境亦繼續惡化，可是大老闆仍然以「工資太貴」、「投資意願低落」等藉口，逼迫官僚體系修改法令、提出方案，以滿足其貪得無厭的胃口，卻絕口不提如何讓產業升級。在政治上，我們不容許獨裁專制、為所欲為的暴君存在；但是，在經濟上、社會上，我們卻一直默許大老闆與黨政高官利益分贓，對員工苛求剝削，不願承擔應負的社會責任。遊行結束了，但是遊行之後，我們要幹的活兒還多著呢；大老闆與官員「心手相連」，咱勞工若不覺醒，就等著被人幹掉了！

黃文淵性騷擾事件

一九九四年七月，中區三所大學學運社團（東海人間工作坊、台灣文化研究社，靜宜浪滔沙，中興黑森林）在關西一帶舉辦暑期下鄉營隊，卻發生了東海女學生被黃文淵性騷擾的事件，實在令我們憤怒與震驚。事情發生的過程大約如下：

下鄉訪調過程中，我們認識了一些在當地進行環保抗爭的人士，並且於營隊課程中請他們來上課或協助瞭解當地環保抗爭過程，而其中一位即為黃文淵；由於當時恰好值地方選舉，黃文淵在幫某位候選人助選，所以他在營隊某天傍晚，要求「一定要」營隊中一位「女生」幫他謄稿，但在謄稿工作未開始，黃文淵就帶學妹去吃宵夜、喝酒，且不斷要學妹喝酒。之後，黃文淵開車載她繞了很久，最後又將學妹載到了汽車旅館，而在這其間不斷的性騷擾，時間竟長達五、六個小時。對學妹來說，對黃文淵的信任使她完全沒有戒心，加上當時人生地不熟，這整個夜晚，學妹是在懷疑、恐懼、驚嚇中度過的，而且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惡夢。

當我們再次遇見黃文淵且想聽他對這次事件作何解釋時，他竟然說學妹誤解他，且對性騷擾一事矢口否認，並對汽車旅館及所有性騷擾行為含糊其詞，完全不肯為自己的行為道歉，卻直說與「事實」有出入。這樣的態度著實令人震驚！一位從事社運多年，又常在營隊及各場合大談「反父權、反資本家壓迫」的社運幹部竟然如此壓迫女性，且毫無反省及悔意。因此我們一致嚴厲譴責黃文淵這種行徑及態度實在可恥！

藉由此一事件的公開，我們除了希望能盡量防止諸如此類的事情再發生以避免黃文淵對其它女生的性騷擾；另外，在社運內部對性別關係及性騷擾的問題進行討論，是期盼社運部門不僅只在意識型態上反父權，反階級壓迫，並能正視生活周遭長久存在的性別問題其實是父權關係無所不在的深化；而學妹在這段時間痛苦煎熬後，寫成的這篇「不要一個人躲起來哭」，正是發自內心最沈痛的指責。而現在，看到學妹從事發當初的恐懼、不知所措到現在重新勇於面對這一切而臉上綻放的笑容，我們真的好高興。

另外一篇「其實我也是黃文淵」，是吳清慶以男性的立場，從男性成長、社會化的過程剖析自身對於女性甚或兩性關係的想法，並因此事件的衝擊而翻轉了他在日常生活中，以為理所當然的或不自覺展現出的、對女性的態度。這樣的文章是少有的珍貴，畢竟男性對自身剖析的文章並不常見，而此次黃文淵的性騷擾事件，我們不僅只期待女性站在弱勢立場反父權壓迫的聲音，也期待男性本身能真實面對自身並在運動上提出更具解放可能的檢討。我想，這是在性別議題的進步的可能性上，兩性都需不斷

不要一個人躲起來哭

學妹

在學姐和同學鼓勵我提筆寫這件事情的同時，不斷用師大女生的例子鼓勵我，我覺得她比我勇敢堅強多了。我不想一個人躲起來哭，我要告訴大家我所受的痛苦。我好想告訴所有受過傷害的女孩子們，「不要一個人躲起來哭」。

我不要一個人躲起來哭，我要告訴大家！

和一般參加校園的學生一樣，我好痛苦，我對社會改造充滿熱情，對關西下鄉充滿憧憬，但沒想到，後來自己卻掉著淚，心裡淌血回來。

從來不曾這樣深刻感受到——原來在社運組織內存部存在著嚴重的性別壓迫；原來號稱進步的社運團體裡，男人是這樣理直氣壯地欺凌女性。

到關西這個地方正值地方選舉期間，因為對這個客家族群集結的地方並不了解，所以安排地方文字工作者為我們講述。然後有個人叫黃文淵的跑來，要求我們排一天的時間到芎林，訪查頭前溪。訪查結束後傍晚他要求我們留下一個女生幫他目前助選的候選人抄寫文宣說可以晚上睡他家，天一亮就送回去，他一個個點名，我們想留個男生幫他，但他要求要個女生，基於信任（先前他也找過兩個女生幫忙，況且他有太太和小孩），後來留下來的的是我，原以為這只是個簡單的工作，誰知那晚上竟是一場惡夢。

他表示在工作之前有些事有些地方要先做先過去，我只好坐在他的車子裡等他忙完，心想我做完工作就可以走了。我問他何時開始工作，他說電話未來還不知道，然後載我去吃宵夜，問我會不會喝酒，我老實說會（我想只喝一杯應該也算會

吧！），他連續叫了一打又三瓶黑啤酒，一直要我喝要我乾杯。我喝了，因為之前他對我談了很多關於社運的事情，讓我相信他是一個對社運有貢獻的人。

而我又敬佩這樣的人，再者我覺得基於和地方友好合作的關係，我最好別得罪他。於是一杯又一杯，到最後在廁所裡吐了兩次，吐的好慘，吐的想哭，一出來廁所他馬上抱住我靠在牆上對我說很擔心我，我想這也許是一種善意的表示，我說不用擔心，然後別開臉，雙手環胸，想推開他，畢竟在我以前的教育過程和經驗裡我不能習慣這的碰觸，事實上我也不曾有過男朋友，就算認為他是善意的，也不應該這樣對我。這樣喝了一晚上，除了擔心他酒醉無法開車和追問何時工作外，我根本沒想到別的，我頭腦意識清楚，腳底卻輕飄飄的，後來在停車場還跌倒，他又抱我起來，看我用手擋他，他就說妳不要把我當色狼，我今天喝的很不爽，還說他沒灌我酒，我心裡難過得想哭，我說我沒有把他當色狼，是我不敢拒絕他叫我喝酒，然後還向他道歉。他終於要送我回去，可是車子卻在中途停了兩次。

手開始伸過來摸我，臉也湊過來，我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以為一個喝醉的男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推開他，說你幹什麼，我要睡覺別吵我，他一次又一次地伸手摸過來，我一次又一次地推開他，不下數十次，我用力推開他的手卻不敢大聲斥罵，好害怕這個「酒醉」的人會有什麼粗暴的舉動，我從車前座跑到後座，又從後座鑽到前座，我覺得很奇怪也很害怕，他怎麼一直跟著我跑前跑後，身體一直黏著我，手一直伸過來摸，用力推開他時，還說我怎麼這樣對他，他這麼照顧我們。我好害怕一面裝睡，一面抵抗他的非禮，覺得時間好漫長，自己好像掉在無底地獄，沒有人可以救我。我想過是不是要跑出車外求救，可是人生地不熟又是深夜，除了急馳的砂石車根本沒有人可以救我，能送我回去的恐怕只有眼前這個人。我這樣忍著衝出車外的想法，心想等我回到同學身邊一定要告訴大家我所受的痛苦，到他終於開車，我才鬆了一口氣，眯著眼睛假裝睡著我看著他開車，到了他家門口卻過門不入，往山坡上一直開不曉得要做什麼，我趕緊說你家到了，後來他才開回來，到了他家，我馬上躲到廁所裡又吐了一陣，卻錯失了向他太太求救的機會，等我一出廁所，他就一手壓著我的肩一手拉住我的臂拉我出門，我好害怕想說些話轉移他的注意，可是他根本不理，拉我再度進他的車子後座，我強裝鎮定一直問他要去哪裡，他說要去找行動電話，然後車子又開回去停車場附近轉了好幾次，我坐在後面裝睡眯著眼睛豎起耳朵小心注意車子開到哪裡，心想他總是會送我回同學那裡吧！可是不曉得過了多久，車子還在開還在轉，還經過往關西的交劉澳，我一直裝

睡眠淚不停地流下來還不敢讓他發現，恐懼與害怕盤旋心頭覺得好累好累，懷疑他定不想送我回關西了，問他去哪裡他又不說，還叫我睡覺，我只好裝睡，心裡好慌好怕也不曉得該怎麼辦，看著車子愈開愈遠好像是開往山上，我心裡好震驚，問自己怎麼回事怎麼回事，一會兒發現這是一家汽車旅館，車子直接開進車庫，我還不曉得該怎麼辦，問他要做什麼，他說睡覺，我想也許是因為他太太不想讓我睡在他家所以才帶我來睡這裡，看看手錶，已經是凌晨五點了，我以為床是讓我一個人睡的，而且他說八點要叫我起床，於是我放心地蓋上棉被睡覺，可是一會兒他也鑽進被子，我又疑惑又吃驚，正要開口他又站起來走到旁邊，我以為他要睡在地板，房間很暗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一會兒他又躺下來還伸手過來抱我，我趕緊推開他，很生氣地問他你做什麼，他說我想抱妳，然後手再度伸過來，我用力撥開他的手，突然發現自己被逼在角落，我踢開他的腳，趕緊躲到浴室把門反鎖，忍不住開始哭起來，看見有個窗戶我便探頭過去，心想窗子太小了，根本鑽不出去，看著窗外美麗的景色又忍不住掉下眼淚，新竹雖美，對我而言竟是個恐怖的地方。這樣一直看著窗外好久，再看，手錶已經六點了，我擦乾眼淚調整呼吸，心想一定要叫他起來開車送我回關西，我走出浴室赫然發現他光著身子，驚覺原來他抱著我的時候是光著身體的，我想快點逃走，這才發現原來門沒鎖，跑下樓來看見我的背袋在車子裡趕緊拿出來跑出去。跑出去又發現其實沒有人可以送我回關西，我沮喪地坐在門口，打開背袋拿面紙擦眼鏡，看見袋子裡有一把美工刀，好想拿起來割自己的手。這時候一個歐巴桑走過來問我是誰她說自己是管理員問我怎麼不睡覺，我看著她不曉得該說什麼，我問她這是哪裡，離關西多遠，她說這是新埔，離關西三十公里早上（七點）有公車可通，我眼睛一亮說真的嗎，她又說可以幫我叫計程車，我趕緊跟著她到櫃台，她真的幫我找了一輛計程車而且還談好價錢，我趕緊掏出錢包，倒出所有的紙鈔和銅板，原以為湊不到三百塊，數錢時手一直發抖急得眼淚快掉下來，終於湊足了錢我開始等車子來，突然想到如果他追出來怎麼辦，我趕緊躲在汽車旅館後面。計程車終於來了，我坐上車恨不得快離開那裡，司機開的很快，我想就算他發現了也是追不到的，才勉強振作起來。到了關西車站，卻又發現根本不知道同學們住哪裡，只好沿途問鎮民環境協會在哪裡，他們只知道徐蘭香並不知道什麼協會，依著指點我找到了我們第一天到關西所待的地方，協會裡的總幹事很熱心地想和我講話，我卻報以淒苦的笑臉，心急如焚地盼望同學們快來，我要告訴他們我好痛苦。兩個小時過去了人還沒來，覺得自己快哭出來了。總幹事又帶我去

某位候選人的辦事處等，又是等了好久，好不容易人來了卻又很快離開去做別的事，我找不到機會開口，回到辦事處再等，等著等著又趴在桌上哭起來。到了中午人回來了大家對我蒼白的臉感到訝異，我掉著淚說從夜晚到清晨，從清晨到中午，我一直在等著你們想著你們，我等得好苦。

我一直在問自己「為什麼我心如白紙地相信別人，卻換來這樣的羞辱？為什麼？」我後來從當地社運人士口中知道黃文淵以前也對下鄉的女學生和社運部門的女性做過同樣的事時，心中的憤怒無以復加，我要問你們這些人「怎麼可以容忍這種事一再地發生？」我要問你們「如果連號稱進步的社運內部都容忍男人壓迫女性這種事實存在，那社運還搞什麼？」這一切不都是騙人的嗎？不都是欺人的幌子嗎？發現這樣的事實真是讓人心碎。

家人知道我遇到這種事情十分憤怒，對他們來說解決方法就是找道上兄弟教訓這個人格低賤的人，在家鄉因為母方親戚和黑白道上有些淵源，要修理個人是很簡單的事，我很難過，在他們心中社運已經不值一毛了。後來我沒讓他們動手，但並不代表我不想打人，我想打他，想用酒瓶敲碎他的頭，要是打死了更好，這種人的存在是社運之恥，這種人存在社運部門只會讓更多下鄉的女學生和社運女性遭受凌辱和傷害，只會毀了學生們對社運那一點點純真的憧憬和希望。

聽說關西地方對這件事有各種謠言，居然有人說們是國民黨學生故意用美人計設計他們。聽到這樣的話讓我氣得想掀桌子打人，打你們這些嘴巴談社運卻又連一點知恥反省的心都沒有的人！讓我更心碎痛心的是，地方上的父權觀念竟是這麼深化！這件事讓我更明白，在社運道路上，如果存在一半性別壓迫另一半性別的事實，那麼社運永遠沒有成功的一天，永遠不會有真正的公平正義。在社運的道路上女性會走得更艱苦。

其實我也是黃文淵

吳清慶

因為最近我聽到一些傳言，讓我覺得很痛苦，我要藉著野百合雜誌來說一些話。

當我在國中的時候，學校常常叫我們做一些智商的測驗，做出來的結果，令我們班上最感到興趣的是，關於男生與女生的差別。根據班上同學下課後的統計，以及老師的分析，發現男生對數理、而女生是對文字的能力較強。我幼稚的結論是：男生對於理性的計算與抽象的觀念較擅長；女生則是相反。這令我們這些男生有很強的優越感。

後來升上了高中，漸漸的學會一些社會上待人處事的道理，我們都喜歡在下課後說說「社會事」，包括是在社會上一些與人交往的禮數：別人幫你點煙要用手遮著、倒酒要手指頭在酒杯旁邊點一點...等等；在那個無知的小小幫派歲月裡，我對於「女人」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常常在聊天的時候接受老一輩人的教導，教我們「查仔人代誌是最麻煩的」，千萬不要去碰，或是偶爾聽到一些兄弟出事了，如果是「查仔人

代誌」，我們就會「唉！」的嘆息。在我的心理總是覺得「女人是件麻煩的事」，能夠不碰就千萬不要碰，免得自己惹上了無謂的困擾。

說也奇怪，當時，我最喜歡在班上的女生面前，表現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當有女生走近時，我就故意說些「社會事」、「政治」，以便贏得女生們的注意。

其實，我心裡的想法是，女人不能討論政治，女人沒有理性，女人不懂這個社會，而我們男生就要用這些特質來吸引女生，以為女生會因為我們這樣的表現與能力而被我們「泡」到。

這樣的想法其實也很少被質疑，在我的生長環境與經驗裡面，家族裡頭的女性都是聽男人的話的。選舉投票、家族的對外關係、甚至家族裡頭為了金錢的爭鬥時，都是男人們在決定，若有一些女人有很強的要操縱些什麼的企圖或行動，就會繪聲繪影的傳出「這個女人很『厲害』」的不屑流言。至於厝邊那些老女人們悉悉嗦嗦的聊天，我都會在

心裡嘲笑她們這些人的無聊。而鄰居的男人們則通常是聊一聊政治、那個人很雞巴要叫兄弟去幹掉他、自己有沒有腎虧、長不長、強不強的事情。

我想我學習到了這一些屬於男人的東西，還為它驕傲了好些年。

上了大學之後，依然不改本性，喜歡在女人面前說說自己從前在混時的光榮史，雖然口頭上是不堪回首，但是心裡卻有一些些自傲。我記得我們兄弟在一起的時候，喜歡在場的女人們聽不懂黃色笑話的感覺，我們會因此而大笑，然後就會說「不要假了」。我們從來也不知道女人到底喜不喜歡聽到「性器官」、「做愛的動作」的想像的話，不過其實也不想主動的努力知道。

在這個年輕的時代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值得記錄一下，我睡覺之前要是不想像一個女人就睡不著；在睡前的空白裡，那最孤獨的時候，為了一個女人，不管她是誰、不管是否常常替換，不斷的自瀆與意淫是最快樂的事；直到交上了女朋友甚至結婚之後，都還保有這個習慣。這個習慣通常遭遇到妻子敏感的質疑，問我會不會想其它的女生，我的回答通常就是：「不會！絕對不會！」、「沒有！絕對沒有！」。我想，如果我說了誠實的答案，就完蛋了，會遭受一波又一波的審問，我其實

不知道，我害怕的是：自我的審問；因此我就用著謊言來逃避。

我的妻子很喜歡跟我一起洗澡，但是自從婚後我就逃避這件事；她還常問我做愛完後舒不舒服，我通常拒絕回答這些問題，只是千篇一律的笑著說「舒服」。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刻意去隱瞞自己的感受，還有掩蓋屬於自己最私密的地方，我想哪可能是我覺得丟臉、或是不想去面對這些心裡面的東西。

在我長大後交的一些朋友，最討厭女人們發言時的開頭，例如：「我覺得...」、「我感覺...」，我們男的朋友就會質疑說，「請妳們不要老是『覺得』好不好，說『認為』嘛！」，這個糾正可以讓大家「覺得」「理性」一點。我們這些成熟男人們最最討厭女人養狗、貓之類的，想不通竟有人可以對這些東西那麼有愛心、有耐心；我們喜歡談「政治經濟學」、「政商關係的轉變」、「財團的發展史」、還有非常流行的「兩岸關係」；至於在我們身邊的人、狗、貓之類的，雖然也是話題之一，但就是比較屬於「雜事」、「打屁」的範圍，不會列入「正經事」的領域裡頭。

我心裡頭其實對於我的男朋友們有一些些的競爭的念頭，我喜歡在心裡設定要超越的目標，然後努力模仿他，直到我發現我比他強了，我才會再找另外

的敵手；說也奇怪，對於女人，則很少有這種感覺，我超越女性的方法是「勾引她」，直到她被我擄獲了，感覺到她心裡漸漸聽從我了、漸漸認識我是個超凡的男子了，我才會在心裡征服了她，然後不去喜歡她。或許我對於喜歡、愛的感覺與侵略是同一件事也說不定！

關於這些心裡頭最深處的聲音，我漸漸的有一些討厭。

首先是討厭一些女強人們對我的挑戰，我不喜歡她們的談話以及做事方式；我對她們成天談些什麼「感受」、「心裡的話」...等，覺得肉麻。這讓我想起國中的時候，我聽到二姐在跟朋友通電話時，老是喜歡說些肉麻的話，譬如說：「就讓時間沖淡這一切」、「如果你喜歡他的話，就讓他知道」...等等，我感覺這些東西講出來令人很不自在。特別是現在，看到這些女強人們彼此聚在一起，就分析自己的內心世界，讓我覺得矯情。

於是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不介入，免得講沒兩句被一群瘋女人罵為沙豬，而且這年頭被罵為沙豬、大男人是件難看的事，誰不想說自己不是腐化的男人呢？不過不介入談話有時還是躲避不了。一些質疑，那麼乾脆就不接觸好了，省得要非常小心的應對，還免不了被罵。

不接觸之後，事情就簡單的多了，男人們閒來無事聚一聚就笑笑女強人

啦！說她們做的事、做事的方式一定不會成功的啦！儼然有歷史法庭在審判女人的味道。至於如果大家免不了要一起工作，就特別說說女性的好話，聽她們在工作檢討會上發發牢騷，假裝努力誠懇的聆聽就沒事了。另一個想法是，其實我蠻支持她們所說的法律問題、或是一些比較有集體性的壓迫的證據的東西，不過對於一些突發的事件，人跟人具體的那些關係，還有什麼語言上的溝通等等，就無法接受。

裝假，這個方法其實也蠻好用的，不過很快就會被識破。「不然到底要叫我怎樣嘛？」是我最通常的反應。好像怎麼做都不對，怎麼說都錯，那乾脆各幹各的，反正男人有原罪，管妳們去死。

這樣在心裡反目成仇之後，其實也不見得就輕鬆。心裡總有個負擔，好像做錯些什麼，所以不敢面對一些人似的。搞不好念一些關於女性的書可以解決也不一定呢！

但是我也很討厭這些書，翻來覆去就是找不著「物質基礎」，有什麼比「物質基礎」更重要呢？更能讓我們信仰？於是我發現這些書都是空空如也，在虛無飄渺之間建築，什麼心裡分析，還有陽具崇拜理論...等等，社會上許多事件、現象，用這樣也講的過去？

但是那些質疑還在，負擔猶存，在還沒想出辦法之前，最保險的最法就是絕口不談這個頭痛的問題。

直到我輾轉聽到了黃文淵性騷擾中部一位學運的女幹部，還帶她到旅館的事。他雖然不算什麼知名人物，但總是知道這個人；那時我心裡就想，我難道不是黃文淵嗎？我不是常常替街上的女生、甚至認識的女生的胸部大小、小腿弧度、臀部曲線、臉孔美麗與否打分數嗎？我不是常常有想要侵略她們的邪念嗎？我不是常常想要從女生的衣服的縫隙裡，偷看人家的肌膚嗎？哪一天壓力太大或是醉了的時候，我會不會也對女生性暴力呢？

這種自我的質疑讓我徹夜難眠，痛哭了好幾天，我想我可能心裡真的已經在病態的邊緣了。

但是我還想，究竟「過程」是怎樣呢？是怎麼發生的呢？這些謠言有沒有「根據」？

我發覺自己就像是法庭上的法官，總得要有「事實」、「證據」才能對這件事下價值的判斷。

但是，我又想：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呢？為什麼湯英伸事件時，我毫不考慮就支持「槍下留人」？為什麼在勞工運動時，我就毫不考慮支持工人？為什麼環保抗爭，我毫不考慮支持受污染的民

眾呢？而且我對於湯英伸事件的過程並不清楚，也不在現場，自己也沒有什麼充分的根據；我也不是對於勞工運動有多清楚的認識；更何況我根本弄不懂環保的一些專業知識；但是為什麼我支持原住民、工人、受污染居民，而對於黃文淵這件事就一直要求「事實」、「過程」與「根據」呢？以前我不也是聽到「謠傳」就下了價值判斷了嗎？

我突然難過起來，發現自己有多麼無恥，原來我有兩個不一樣的立場；以前說些什麼支持女性運動的話，都是表面話而已。對於不損害到自己的利益的問題就支持，還很熱情的投入，自以為很了不起，沒想到那竟然是虛偽的；要不然對於這件事，我為什麼會採取這個對女性比較嚴苛的立場呢？

我因為難過而有一些膽怯，我不再敢說一些什麼大道理給別人聽了，我對自己的無恥感覺非常非常的灰心；我不再是正義的人了，像個真正認識到自己的罪孽的犯人，有著很深很深的痛苦。

我想我應該真正誠懇的看看自己，照照鏡子，瞧一瞧自己的可惡嘴臉。每一天起床的時候，我都會為了夜裡的自瀆而難過，我不要在為街上的女生打分數了，不可以不去感受女人的想法而自得其樂，我不應該說黃色笑話，不可以自以為厲害就說別人沒有「物質基

礎」，我想女生一定對我以前的想法感到噁心，我不要做噁心的人。

於是我不自主的想起以前小時候的一些事，在教育過程裡我自己的無知，我懷疑以前自己是不是想錯了、做錯了什麼？我是不是很封閉？是不是對自己太不誠實了？我可能討厭我自己，所以不敢看自己心裡面的東西，所以我就有點可怕的自大。

我漸漸的感覺到一些些的東西，那是我從來感覺不到的，我開始會爲了電視劇的一些劇情難過起來，雖然那些大部份是肥皂劇；我開始變得很容易感動，很容易就掉眼淚，連一些好萊塢的電影都覺得裡頭也有些人性；我又發現我看到一群人在一起時，女生都不說話，但是我卻清清楚楚看到一些男人的嘴臉真的令女人覺得噁心，甚至連我都難過起來。

我看到了，也想起了自己以前很多可恨的事情：男人支持自己的女友去作女性主義，是因爲我們覺得這樣女友就不會煩他了；或是支持女性主義是因爲這樣可以更光明正大交更多的女朋友，以及與她們做愛，又不必背負道德的壓力，說來說去在行爲上還是對男性有好處，我們才會做。

我想起以前喜歡在女人面前談政治、政治經濟學、兩岸關係、政商關係...等等，是因爲男人看不到具體的

人，男人並不是爲了活生生的人而感動，而是爲了抽象的理論而衝動，男人不過是個理性、意識型態的機器而已。

還有，那些口口聲聲說要「向人民學習」的許多人，包括我，其實都是爲了一種理論而做事，因爲只是理論所以就看不到真正的人，而人民很可能是很父權的，很令人討厭的，所以那些喊著口號的人，到頭來都是向一些偉人的特質學習而已：學習馬恩、毛列、蓋瓦拉...等等偉人，而不是真的向有血有肉在身邊的人學習的。

我想起自己爲什麼要做運動的動機了，是因爲我經驗中看到一點點真正的人的痛苦，我看到許多人的無助的眼淚，我難過，才參加運動。但是，我又把屬於感情、感受的部份拋棄了。

因爲男人這種只看到抽象的理論的習慣，以及驕傲，就容不下對於身旁的人感受，不肯正眼瞧瞧別人做些什麼，有什麼痛苦，有什麼生命的經驗，只會要求在一套策略下每一個人都要扮演死板的角色，就有點法西斯、以及父權的醜態。

爲了要化解這些醜態，就做一些很沒意義的東西，拒絕任何的感受、拒絕分享，以爲這樣就叫做成熟，以爲男人就應該這樣的忍受壓抑；然後，又因爲壓抑情慾，所以就意淫，就將自己封閉起來，又很怕別人知道自己很封閉、很

不誠實，只好裝成支持女性運動，裝成很怕女人，裝成很開通；只是在女人背後就開始無法忍受自己的壓抑，以及女人一針見血的挑戰，就會發了瘋，藉著被男人認可的方式：喝醉了，就像瘋狗一樣亂說話。這樣子永遠也沒辦法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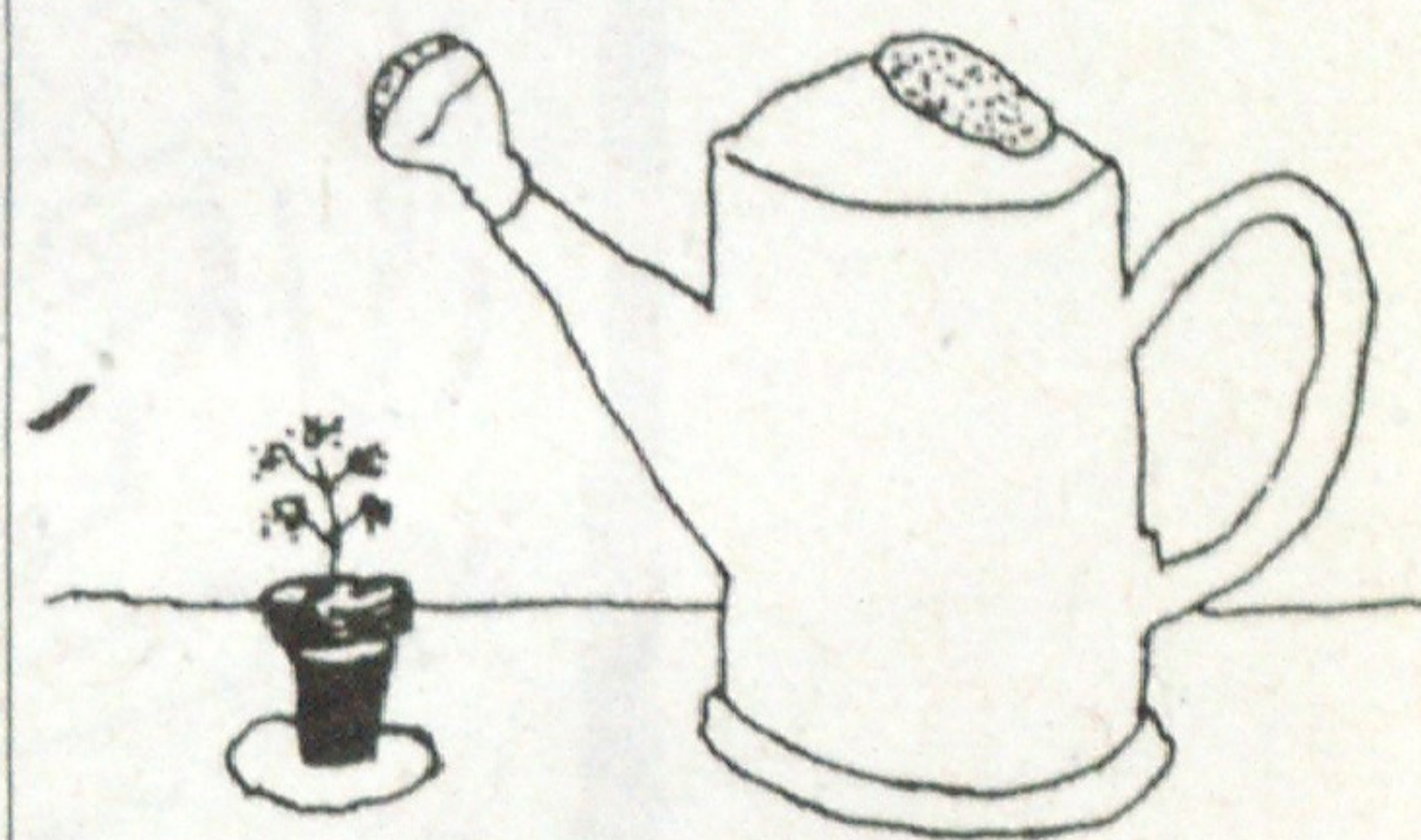
我真的重新看到了這個可恨的男人世界，什麼男性的氣魄，仔細一瞧都很脆弱，都很不堪一擊，惱羞成怒就要罵人、要教訓人、還一些很有「物質基礎」的理論來嚇人，除此之外，還會藉機裝可憐，掩飾自己很膽怯。

我也發覺，現在這種新的感覺、新的世界很奇妙，就像心裡頭長了一根天線，可以再接收到許許多多的訊息，讓我自己感到自己還活的有意義一點，不像以前看不到人，活在沒有人、因此沒有寬容的世界。我想，我不要做以前那一種男人了，太可恨了。但是我還在努力，不過至少不是那麼痛苦，那麼有負擔了。

唉！我好像傳教士看到耶穌的光，急著到處宣揚聖跡，雖然心態上是相同的，但至少我知道宗教以及主義，若沒有看到活生生的人，只看到自己，就會有法西斯的危險。不過，不管怎樣，我希望中部那位女同學快一點堅強起來，還有許許多多的男性，等著我們去痛罵、去挑戰，妳不會知道在我心裡，多

想看到男性的無恥被揭穿、被暴露，然後真心改變，就像希望資本家向工人低頭一樣，我若想起這樣的景象來，我夜晚都會自己偷偷的快樂著呢！

稿 約



文章不要太長
野百合通訊
想的、看的、聽的
唸的、做的



文化大學美術系
秦政德版畫
「野百合」
1993.5.15.

九四年文大美術系抗爭模式分析

李重志

要對藝術、教育、權力三個概念相互糾結、對立的九四年文大美術系抗爭事件作出恰當的詮釋是不容易的事。而本文將討論限定在有關抗爭模式的部份，尤其側重在較少為人論及的幾個面向。期待能引發一些新的思考與對話。

在直接分析這次事件（自九四年三月藝術法西斯接觸草山學會至六月底事件研討會結束為止）之前，我們想探究其成因。一般直接的談法是認為這次事件是因藝術法西斯成員秦政德，遭許坤成退學迫害引起的，或是點出引爆點——自立早報記者報導法西斯畢業展，使他們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引起全系全面抗爭；深入一點的，會指出之所以風起雲湧的理由：三年來許坤成結黨營私，天怒人怨。但這些解飾似乎歸節於偶發性或個人性的原因，似乎我們能聯想地問：難道其他學校沒有類似壓迫，為何不見類似抗爭？難道文大美術系的起義沒有歷史與結構的基礎，而無必然性？

我們必須指出這個事件的必然性成素。位於台北邊緣封閉地地理環境的文化大學，早期以創辦人的黨政背景（曾任教育部長，國民黨秘書長）糾集資本，發展學校，形成台灣私立大學中，唯一不具教會背景的大學。這個黨校不若其他私校有著相對開放的大學氣息，它背負著復興中華文化的政治任務，在校內以剛毅質樸校訓包裝一元封閉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學生，而他在校外則與中山樓，革命實踐研究院，陽明書屋形成一個個政治作戰的基地交相支援。而近年則因創辦人之子繼承董事長之職，將這家傳老店予以企業化手法經營，

引進高雄幫等財團資本經營學校，也經營高層行政主管自己的仕途。這時它對內不顧生態負荷力，大量招收學生，培養人脈，卻造成師資學生素質大幅下滑；對外則以威權時期殘留的性格挾帶資本的力量不時反抗教育部的監督，與黨政勢力既聯合又鬥爭，既依附又作亂。然而不管是黨領資還是資控黨，從黨校到學店，對學生而言都是獨斷一元的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而這樣的環境造成了大多數的自我封閉於社會脈動之外的學生，卻也醞釀出一股稀少，卻又脫俗而激進的學生反對力量。從「詩社」、「文化社」、「貳陸零」到「草山學會」、「藝術法西斯」，這些團體或為指導關係或為友誼關係，對其人文性格總是不絕如縷地與獨斷一元的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宣示對正面衝突的。當然，美術系的自由風格更不見容獨斷性，許坤成倒行逆施更催化了這次抗爭，不過我們想指出：上述的傳統是使得這一次抗爭能自在處理政治關係而堅持掌臥藝術學術抗爭路線的主因，同時也指出若文大校方的威權統治仍不改變，激進的人文學運傳統會使這樣的抗暴行動再度發生。

在這次事件中最另人矚目的「小草藝術學院」的成立，這個原本只是由學運團體提供的抗爭策略，卻經由美術系同學有聲有的運作，有了其主體意義。在「小草藝術學院」的身上是有多重意義的。在運動的範疇來講，它對外宣示與校方對立衝突的主體，增強在藝術界社會上的正當性，對內以集體參與模式維持組織運作的認同感與有效性；而在思想的範疇來講，小草藝術學院的課程與討論豐富了美術系同學的學習領域，回歸了大學精甚，使成員身歷其境地再次思考大學與大學生在社經結構的位置。在這樣的意義下，我們說「小草」的成立是正面的，而小草下一個階斷脫離短兵相接的抗爭其意義當有某種轉變，而我們當然希望它能秉持反叛的傳

統，不斷思索美術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可能，成為台灣文化生態中一股清流。

另外還有一些較細微的事件。運動中幹部提出一張共犯結構表做為使群眾認清敵人的教材。然而在事後對此舉的評估不是很好，甚至認為造成了反效果，這張表沒有達成先的設想「像布一般的認識，巷針一般的行動」，反而使初次抗爭的群眾在龐大的敵方結構前妄自菲薄，形成萎靡不振失敗心態，造成日後無法持久再戰的一個因素。在運動情勢低迷的時候，學長幹部們理應鼓舞士氣，但在這時他們反而被世紀末的氣氛感染了，背負起已被自己擴張的精神壓力，急著收尾而遺忘了理想性格，此時幹部與群眾間已有的縫隙，造成幹部無法接受來自群眾新的刺激，認識不清使得創造力無法再生，終使國家力量趁虛而入，改變了這場運動的命運。

是以當「打倒許坤成」成為單一訴求時，這場本是理想性、積極性、開創性、要重建大學尊嚴、藝術精神的學生運動，成為現世性、彌過性、補償性、要求體制解決許坤成的自力救濟抗爭。運動形勢從開始的打倒獨裁者，努力地上綱到反體制，到最後卻又不得不向體制屈服，承認體制的處置，著實令人扼腕。

這樣我們還能說這場抗爭是成功嗎？而判斷成功的標準是什麼？就改造社會的意義來看這次抗爭並無明顯地撼動體制，它是不成功或說是未竟的；其後的小草藝術學院的行動仍值得觀察與期待。但是要求文化大學美術系撼動或甚顛覆前述文大威權官僚體制甚或黨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否要求太高？這是實際上強人所難，理論上也不可能。那麼檢驗的標準似乎只有「是否造成參與者意識的覺醒？」答案應是肯定，尤其在幹部身上。在某一個角度言，群眾運動只是幹部個人不斷受挫、反省、提昇；然而群眾運動不是自私的，它的成功在於使每個群眾都成為幹部。

意識的覺醒反叛對一個人而言毋寧是最重要的，即使，明天太陽依舊同樣地由東方上來。

蒼蠅貪甜

駁「男」「國立大學教授」陳光興「先生」

小草包

一場抗爭，尤其是沉寂許久的學運，我們看到了許多自許異議、進步的人來插花。不論是提出無用可笑的點子，抑或是事後的評論——以一種挾帶主觀立場與慾望的論調——使自己與未曾參與過的行動，在世人的印象中連結，取得同甘共苦，自認為道德的地位。

這些所謂的「文化評論家」們自以為任何進步性的行動，都需要其詮釋與定位方能有其發生過的價值，方能為進步的、異議的、知識界所關注；擴而張之，這行動自此才值得存在人民的歷史記憶中。於是，實際的、實現的且實質的、實踐的抗爭行動不見了，而湮沒於他們虛無意淫的精神狀態歷程中。

而今我們便可在《島嶼邊緣》第十號（1994.1），「男」「國立大學教授」陳光興「先生」的一篇文章——〈舊（男）學運的死亡，新（女）學運的出發〉一文中，清楚的看到這樣的例子。審察此文立論底策略，便在於作者

以其對這幾年台灣學生運動膚淺的觀察，否定性的評價，以五二二遊行為切入點，框限文化大學美術系抗爭事件的意義；以男女二元對立的邏輯企圖指點學運未來方向、冊封運動正統接班人。而正當一個處於社會結構中優勢地位（卻自認邊緣）的「男」「國立大學教授」陳光興「先生」，大力地鞭撻「他」所謂的「舊（男）學運」，吹捧「新（女）學運」時，我們不禁警覺到一個女性主義者之間，長久姊妹口耳相傳的疑懼：當一個男性竟然突然反常地向女性主義示好時，要小心「他」背後真正的用心！

讓我們回到事實吧！我們不再落入你設下的新\舊、真\假、女\男、好\壞的戲論中。

事實上是：在罷課二十多天，接力禁食一週之後，校方及整個體制仍然無動於衷，而社會上那些所謂「進步的力量」，依然對大學排名邊緣、台北地理

邊緣、學術分科邊緣的、私立文化大學美術系罷課抗爭同學，漠不關心，我們才想藉著五二二的遊行讓社會再次注意我們。雖然許坤城對某位女同學的語言暴力讓我們不齒，但我們，不管女生男生包括那位女同學，從不至於像一些教授級的女性主義意見領袖，歇斯底里地將這一語言暴力擴張到無限，而忘卻許坤城三年來加諸在我們全體同學身上學習權的暴力、藝術創作的暴力、意識形態的暴力。在我們面對敵人時，從頭到尾都很清楚抗爭的方向，是以在運動策略的考量上，我們不惜拖著疲憊的身子，參加對我們而言是工具意義的遊行，期待藉著媒體的報導，使輿論回顧我們爭取學術自由、藝術創作自由的本來也是終極的訴求。然而我們也沒有本末倒置將抗爭力量放在媒體造勢上（老實說，我們媒體策略沒很成功也沒被充份重視），小草藝術學院每天的課程、討論與行動就足以撞擊我們不斷地思考。那麼陳「先生」所關心的女性議題呢？我們校內的女性主義者反而注意到許妻翁美娥在那次事件中，代夫攬過又代夫出征的謬劇，觀察女性在權力結構與鬥爭中的角色與地位，這當然不是外人所能看到的。這卻是事實。

草山上的抗爭行動是否能以性別二分邏輯思考已不無疑問，而讓我們再說一個事實：文大美術系的抗爭行動在某方面也可看出異議學生團體對校園經營

與催化的成果。「藝術法西斯」與「草山學會」在運動初期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藝術法西斯」在學院內進行思想上的抗爭，明白宣示為獨裁思想的反抗者難道是「大頭病」嗎？「草山學會」這幾年揭發大學社區生態主張，對華岡房價、私校學費、女舍門禁、學生政府、學生社團權益、中山北路行道樹……等等議題的思考與行動，又有哪一項不是校園經營？實際上，「草山學會」把校園經營的讓文大校方——這個黨國資本結合最為極致的學店——深惡痛絕，又豈能說是學運團體將校園經營當作「貓狗小事」？反倒是諸公及媒體，向來將各校學運社團的校園經營視為貓狗小事，從未掛心。

早在七年甚至更早以前，學生以「大學社區構成員（學生、教授、行政人員、校外人士）共同治校」的理念辛勤耕耘校園時，你們在哪裡？當時學生慚愧落後全球學運二十年，而現在你們卻津津樂道地說「教授與學生治校」是了不得的歷史新任務！當學運的「社區化與學院化路線並進」，「政治權與經濟權交叉支援鬥爭」——被提出、討論時，你們忽視了；當我們內憂外患地與黨產官學共犯結構進行危險抗爭，又怎麼是安逸地在夏日午後輕鬆遊行的你們教授所能體會的。

用不著《島邊》編者狗腿地說：「這篇文章是開始引爆『學運』重新討論的時刻」，詮釋的工作本來便已在校內、校際間、社會各階層中持續不斷的進行，成為新的運動情勢開展的力量。但詮釋若無實踐便是保守的，文化界的論述常越打越高空，越寫越虛幻。若是你們想把自己一步步帶入自我封閉的世界中，我們管不著，但就是不願見到優勢媒體地位的你們，散佈這種阿Q式的精神抗議模式，使所有的對話都落入無聊的語言遊戲中。

誠然「要發展自主性的運動形勢」是很困難，我們不但必須全面地面對敵人，還要聽那些類似像「你們為什麼不做一個太陽具，擺在廣場上吸引媒體注意？」之類不食人間煙火的建議。抗爭期間從未上山，到邊緣位置來看看我們的「男」「國立大學教授」陳光興「先生」，別再錯以為我們回應你表示在乎你，這些天的經驗足以使我們看穿你們這些教授潛藏膽小、自大的性格。

當你認為進步的女性運動聯合在校園、在社運中有無限可能，而陽剛地斷定「男學運還剩下什麼力量？」時，我們惋惜你判斷的淺薄與獨斷；而你在文末笑你認為有無限可能的力量表態、示好，未至肉麻的說出：「『教授學生共同治校』大概得讓女教授女學生先來共同治校」時，我們也可以同情你西瓜靠

大邊的投機、懦弱與矯情。只是我們仍舊不死心，想誠懇的提醒你：請尊重抗爭，讓運動自己說話，好嗎？



挑戰

回應

運動與消費，在「後什麼」的年份中

黃新高

在第六期的【通訊】，周照人寫了一篇《在「後什麼」的年份中》，看起來主要的用意在對某些新一代的學運份子提出批判，同時也間接地對整個台灣「後什麼」的潮流進行質疑。這樣的質疑與批判確有一針見血之見，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後文》之認識立場——同時也是一種實踐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危險性。

基本上，周兄是「站在我們自己的實踐立場上的認識」來進行批判，而我不覺得這個「實踐立場」與我之間有什麼好辯駁的（至少目前是這樣）。但是，實踐立場並不解決所有的問題，至少它不解決「如何實踐」的問題。對我而言，如何實踐也不單純只是個技術性的問題，它牽涉到認識上、以及規範上的問題，譬如「先鋒隊」與「群眾」的關係、「大老」與「新生代」的關係等等（我曾經在【通訊】的其他文章中試圖點出這些問題來），甚至於，這些問題將回過頭來影響實踐的立場。因此，

我將指出，《後文》的最大問題是它將所有問題化約為實踐立場的問題，而這種化約剛好與它所批判的對象落入同樣的實踐模式中，即「消費的」運動模式。

綜觀《後文》，周兄對於新生代的主要批判在於，他們「在繁茂而雜蕪的理論叢林中，輕易地信手採抓看似最基進的論調的枝節，作為自己言語上反對其他東西的基點」，因此，他們只是「爭先恐後地擁抱一些語言符號的操弄遊戲，沉醉在自虐與自戀的惡搞中，甚至夢囈要顛覆一切權力秩序」。

我認為，周兄的這個核心的批判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批判的立族眼不能來自於「站在我們自己的實踐立場上的認識」。從這個立足點出發，問題的核心似乎變成是，新生代搞不清自身的實踐立場，甚至他們根本就沒有實踐立場可言，以至於導致目前這種跟隨潮流的現象。如果是這樣，那麼，對周兄而言，實踐立場是給定的（given）？而認識

的問題完全視立場而定，也就是說，認識與立場不是一種辯證關係，而是一種給定關係？而只要有一定的實踐立場，就會有一定的「正確」認識？周兄在給予實踐立場一個絕對性的優位的同時，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他也給予自身一個超越性的發言地位，劃出了自身與新生代幹部之間的指導關係。

新生代的確具有跟隨潮流的問題（這個問題只侷限在新生代嗎？或只侷限於學運嗎？），這個問題與整個「文化消費」的潮流相符合，它只是以一種運動的模式展現出來，所以我稱它為「消費式」的。這個「消費」的概念、與批判的立基點，是從運動者與期理念之間的關係來看待的。也就是說，運動者在所謂運動的過程中只不過在消費他所抓取到的理念，而這個理念與運動者自身之間不存在一個深刻的反省過程。理念就像商品一樣，在頭腦裡面來來去去，不留下一點痕跡。運動者只在操弄理念的過程中，得到了一點自我滿足，甚至是自我標榜，標榜自身是一個「進步份子」。這種消費模式完全是非生產性的，非創造性的。

相反的，在生產性的過程中，生產者不是被動的、不變的，他將因生產而改變他自身的自然。在這種模式下，理念與運動者之間有一種深刻的結合關係，它不只存在於運動者的腦袋裡頭，

還存在於運動者的身體裡頭。因此，理念對於這些運動者的影響，不只在特定的實踐場域中，而是全面地存在日常生活的實踐（practice）裡；理念不再只是運動者的工具，它使得運動者自身也起了轉變，使他成長起來。

從理念與主體之關係的角度來看，這是最基進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這種結合擺脫了商品的運作邏輯，擺脫了工具性、策略性的關係模式。但是，一旦這種理念與主體的結合不再動態的發展，不再反覆地進深刻的對話關係，一旦這種結合僵固化了，它就將不再是生產性的、創造性的，而又回到了消費的模式中。這時，理念成為道德的無上指令，成為教廷的法條，而擁有它的運動者，成為這些無上指令的使徒，他們是一個教士階級，以法庭之名，來宣告世人們的罪孽，並因此而得以確立對自身的認同，活在一個「真理」所環伺的氛圍裡，他們是神聖家族。

對神聖家族而言，理念是天定的，立場是先驗的，而道德是超越性的。因此，理念一旦被信仰，就成為永恆，而立場是先於認識的過程，不與認識活動起交互作用。這時，理念已經停止了它繼續修正，成長的可能，它只是一再的被消費掉了。沒錯，這就是教條。

但是，理念與運動者之間的靜態關係，或者說第二種消費的運動模式，不

是導致教條的原因，毋寧說那是教條化的表現。歸根地我們要把教條化的問題拉回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模式來探討。某一個體或群體的理念之所以能夠是恆定不變的，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們）斷絕了與其他異己者之間的接觸，另一種是其他異己者在一開始就被降格為低等生物，對神聖家族而言，這些低等生物只存在著「錯誤意識」，他們不可能自己能擁有利性的認識，他們對世界的理解總是被意識形態所蒙蔽，因此，他們的理念意識是不值一顧的，是對於「我們」的理念不具有挑戰性的。神聖家族設定了自身理念與認識的超越性，而同時更基本的是，他們設定了與異己者之間的優越關係，設定了啓蒙者與被啓蒙之間的單向關係。在這個立基點上，「先鋒隊」總應該要來指導「群眾」的方向，而「太老」對於「新生代」的一點期待總是「按奈不下」。

讓我們再回到《後文》的具體問題來。我對周兄的建議是，首先，不要將所有可能的問題化約為實踐立場的問題，這種化約只會讓你永遠以為「大老」的問題是年齡的問題，是「三十歲」與否的問題，而不是人與人之間關係模式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也將永遠使你因這個身份而感到「無辜」，卻得不到任何的澄清與反思。同樣地，「新的基進論述在學院中以及學院周圍蔓延」，也不是單純「站在我們自己的實

踐立場上的認識」所能解決的。相反地，我們就是太時常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了，這個立場使得我們「自虐與自戀」地以為腦袋的的上頭有個神聖的光圈，而失去了對他人的歷史脈絡給予適當尊重與肯定的能力，甚至於一點傾聽的耐心也沒有，我們已經完全無法從別人的角度來理解對方，那麼，「向群眾學習」又該如何被詮釋呢？

用另一種方式來看這個問題是，立場與認識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而這種辯證關係必然同時牽涉到倫理（ethic）的問題，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模式。對任何的行動者而言，他總需要一個立場與理念，但是這個立場或理念與行動者之間總是處在一個變動的同—（identity）上，而它之所以能夠是變動的，是因為我們總是在與不同的異己者互動，而我們視這些異己者是有能力給予我們新的刺激與挑戰，讓我們對自身的立場或理念做更深刻的反省。

在「後」什麼年份中，我們在現實上，以及在規範的層次上，都面對了新的挑戰，但是承續啓蒙以來的關懷並沒有消失。延續著這樣的關懷，我支持周兄對新保守勢力的批判，對滲透入運動中的商品邏輯、消費邏輯，以及工具邏輯的批判。但是同時，我所要提醒周兄的是，就是在這個年份中，超越性的立

場與超越性的認識已經不再存在，也因此精英的超越性地位必須被反省與批判，神聖家族必須被從宗教的聖台上拉下，啓蒙者與被啓蒙之間的界線必須被抹平，但是，不因此就沒有啓蒙的問題存在，而市進入了相互啓蒙的態度裡。最後，我仍須重申，這種態度的反省不只是現實經驗的問題，也同時是規範層次的問題。當然，這更不只是理論的問題，這已經不須多費唇舌。



文學隨筆

陳工的勞動節

陳政亮

.....陳工突然放縱自己的克制，裝成死醉要將頭埋在主兒的腰裡，主兒卻躲開；怕是許智威看了出來，怕是傷了自己作為教授的身份，陳工沒有勇氣發動第二波的進攻，於是閉著眼沈沈的陷入鬆軟的沙發.....。

就在風雲際會前夕，五一這一天的清晨，陳工因為興奮而漸至莫名毛躁。夜裡幾回轉醒，怕是誤了中午在高雄的會師。是起的太早，又睡不著，便到浴室梳洗一番。在這棟管理完善的山腰高樓，浴室窗外正可遠望台北都城，只是灰黑的死寂空氣，僅在暗夜裡才會隱去人世煩囂。此時，東方微曦，天空靜靜地凝成透明的淡藍，少見乾淨的詩意景致，可以將滿房的書櫥了冷靜；而遠處大學的樹林還濛有薄霧，些許晨冷。陳工匆匆的梳洗完後，特別換上打網球的運動褲，又在衣櫥裡選了一件印有「根除白色恐怖」的T袖穿上，然後安靜的點著煙，鬆在沙發上，準備出門。他喜歡沒有緊張，從容不迫的在慌忙中留下舒適的空白。

陳工是這樣的一個知識份子，充滿著滿腔的熱情與夢想，為了那書裡頭美好的革命以及曾經撼動世界的工人史

詩，會在上課時，不自覺的順著口中的理論而沸騰起來，那自己都感覺得到的盈眶熱淚與漸次高揚的顫聲，激起多少學生高貴的情操呵！理論會在心裡無盡的湧翻，矛盾與痛苦就會帶領自己超越現世的媚俗，然而，並不是純然的高高在上，而是謙卑的擁抱人民，才正顯出自己的脫俗與高傲。潛藏在他心裡頭最深處的聲音，無時不刻的喊著那動人的信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第一道清晨的光射入客廳，吋吋香煙化為煙霧在光的柱子裡冉冉迴旋，莫名想起前夜上完課後，與一票搞運動的學生酒醉後的辯論。想的出神，妻子卻突然站在他身旁輕聲的問道：

「晚上幾點回來？」

「可能不回來了，反正明天沒課，今晚大概會跟朋友在一起吧！」陳

工隨口回了一句，心裡卻又想起：

「今天遊行會是個什麼場面呢？如果像上次遊行一樣叫我上指揮車的話，我該說些什麼呢？」

只是陳工硬背下來的俚語實在太少，想來想去直無頭緒，最後還是只能從事語言翻譯的工作：將「國家」硬生生轉譯成「國民黨政權」，將「宰制」變為「糟蹋」，而「女性被父權關係所壓迫」則不得已換成「女性很可憐」的一般用句，然後，再翻譯為福佬話；當然，陳工是覺得有些惋惜，在他無盡的知識寶藏中，還有那麼多的社會學理論、歷史變遷的過程，沒辦法跟工人們說個通透。

如何與工人溝通，的確是個問題，而且就在那一天的夜裡，陳工也與那些搞運動的學生們談到這一點，只是他們毫不留情的就給陳工潑了滿頭的冷水。

「討論那麼多有什麼用？乾脆就一起下來幹嘛！反正做了之後就明白了。」學生大多是喝醉了酒，說起話來氣勢十足。

「這樣恐怕會有反智主義的危險。」陳工仍舊冷靜的說。

這票運動者聽了這句話後哄堂大笑，而裡頭一個最年輕的小伙子細細地的嘀咕：「犬儒！」

陳工大概是聽到了這句批評，或是感覺到了嘲諷與笑弄，也許是酒精起了作用，他腦袋裡面的思緒就像是閃電般縱橫交錯，豐富的理論詞句洶湧而出，於是提高了音量，但仍壓抑著脾氣，嚴肅的問：「有什麼好笑？」

那個年輕的小伙子漲著通紅的臉，把啤酒放在桌上，勉強冷靜的說：「主要是經驗與對人的真實感受，不是什麼書本與理論，可以解決剛剛你提的溝通的問題，雖然是個假問題。」

陳工有點委屈，像是被人所冤枉，就不客氣的直說：「其實只要反省與對生活的敏感度，以及多做田野，應該就可以解決的，這是所謂的反身性、或是反思，這是我們特有的能力與容量；你剛剛說的或許已經滑向了絕對直觀的經驗與感覺，比較沒有一定高度的理論辯證與嚴肅的態度，這可能驗證了我說的反智主義，還有，運動不能講求太多的策略，那容易失去堅持，我不是說不需要策略，而是不能只有策略，沒有其他的東西，我們應該要能進入工人的社會生活脈絡裡，放下所謂身段，如同大家都知道的：互為主體的瞭解；但仍舊不能失去立場的堅持。如果運動者太重視策略，通常結果會是弔詭的、反過頭來又複製了傳統的宰制關係...」難得溫文的陳工這麼凶，又喝了一口酒，準備再說下去，卻被其他的人打

斷：

「這個問題沒那麼複雜吧...」

陳工猛搖著頭，邊若有所悟的重複呢喃著：「唉！不對，不對...」於是一直喝悶酒；而別人又順勢、「策略的」把話題插開了。

然而，不是陳工日復一日的面對著「與工人溝通障礙」的題目，因此並不是陳工生命中最核心的痛苦，僅像是具有反省力的「進步教授」的自我定位過程，不斷以此作為自己擁有社會關懷的鐵證。陳工生命中真正的困難是在於：「如何作為國家教育體制底下的一個教職，還能搞運動」。這既不是什麼「溝通」，也不是什麼「策不策略」的困境，而是自我存在的長久矛盾；只是這個矛盾的解決的唯一路途，僅能由道德與良心來作為永恆的指標，不會有其他的依靠。

運動人不理解陳工心裡的苦，而年輕的學生就大膽的輕視他了，看來，只有他溫柔的妻子容忍犬儒。

每當一些搞運動的朋友來到家裡，她就會識相的不揭露陳工的生活秘密；就像五一這天，懷抱著無限的寬大，不要求陳工當天來回，她只是含著輕輕的微笑，說道：

「沒事就早點回來吧！對了，明天不是有什麼研討會嗎？」

面對這個問題，陳工只是「嗯！」一聲，然後匆忙穿上布鞋，吻了妻子的臉頰，慌亂的逃離家，逃離一切的事務，開車直往高雄飛奔去。實踐的衝動通常與逃避牽扯在一起，陳工所要逃離的，無非有著婚姻。

婚姻總是個負擔，因為妻子的順從，他必須忍受女性主義者辛辣的嘲諷，她的一舉一動，都是陳工此生此世無可脫逃的罪；陳工隱隱然懷恨柔順的妻子，有期待她出軌的欲望，甚至希望於她的不測...除非她能加入運動圈，陳工或許才能適然；但她的核心關懷又不可以是工人階級，否則女性主義者對他又不能釋懷；最好她是女性主義者，可以成日痛斥抽象的男性，還可以深愛他；或者乾脆是最激進的同性戀吧！讓陳工與她兩不相干；只是現在，婚姻總是個負擔。

妻子事實上察覺一些隱瞞，但她還是順從，致使陳工期望的好處終於落空，變成幻想，再雜入一些些情慾的邪念，轉成睡夢裡的自瀆，或是化成對女學生的慈愛又嚴厲。道德既不能原諒陳工，妻子卻又寬容，陳工情慾的秘密在妻子面前，就是學術壓力致使沈默的說詞。

部份是說詞，部份是陳工學術的自我要求，於是妻子終日只能聽到陳工在她面前評論系上的其他老師，總是說

些其他老師生活中的趣事、自己跟學生的關係、系上的笑話、國科會對研究計畫的補助金額、那個老師或學生的酒量如何、誰治學非常嚴謹、某某老師教學認真、系上制度的異動與變化、中研院如何如何、國外的名校與名師最近的轉變、他自己什麼時候變成學術圈的泰斗時的麻煩...等等。

於是，妻子知道他的生活圈有多大，陳工又有幾兩重，以及他在面對系上的事務時，許許多多的策略，特別是在這複雜的學術圈裡，謹慎的面對所有人的策略；妻子更知道要如何應對系主任的妻子，如何對別人隱瞞某些系上的事情，如何將簡單的傳話變成一門藝術。這些不是陳工教她的，是他們倆一起發展出的精巧謀略。

妻子、系裡頭的事，都要在今日狠狠的忘記，如今是新生，昨日正得深沈隱藏。陳工在車上放了一卷瓊·拜雅的錄音帶，正專心的聽著，不意車過員林，雨卻紛紛揚揚來，他悔恨不開新車卻開這部雨刷壞了一邊的老車上路；只好將車停到西螺休息站躲雨，順便打電話給在高雄的許智威，約他吃中飯。

陳工還記得，那是從前作田野時，刻意認識的一位年輕工會幹部，他有著粗黑臂膀，手腕上紋了「夢」字與船錨，頸上帶著一條粗粗的金鍊，有著絕佳的酒量，滿嘴不停的嚼著檳榔，大

刺刺的笑起來便會露出他那深褐色的齒垢，還老是喜歡在陳工面前說著光榮戀史。許智威算是個夠強壯，好膽量，凡事不扁，看不起娘們的流氓吧！

陳工真心的渴望今天能與他在一起，不分開。只是許智威並不在家，工會的電話又沒人接，陳工想說，到高雄再聯絡看看吧！

車子一路滑過台南，烏雲早已不見，陽光恰似發飆的火球。下了九如路，陳工特地去買了一盒檳榔，準備再打電話給許智威。高雄的太陽正移至中天，照得人全身濕黏，陳工忍住了襲人熱氣，找到了公用電話，把車子暫停在慢車道上；接連撥了幾通，只沒著落，正要再試，後頭突然出現猛然衝前的計程車，那司機伸出頭，猛按著喇叭，要陳工把車子開走，不時的傳來「幹你娘」的吼叫，陳工內心是真的膽怯了，急忙恨恨的把車子直接開到勞工公園去。

柏油路蒸汽渺渺，陳工敏感的聽到遠遠傳來「國際歌」的聲音，像是在吵雜的車陣中倏然冒出一絲回聲，但細細一聽，又有著「咱要出頭天」的音色，不知道是壯闊「international」還是最後那一句高亢的「出頭天」？陳工不能分辨到底是什麼歌曲。關掉瓊·拜雅的歌聲，扭開收音機，南台灣之聲電台正宣傳今天的遊行。他突然想到，

今天的遊行據說是分著兩邊走，而他應該走向哪一邊...

陳工心想走向哪一邊的答案有兩個解決的方向，第一，是跟著許智威走，第二，是理論與路線的堅持。如果這兩個方向恰好一致，問題就解決了；如果恰好相反，也正好是對兩邊都交代的過去的理由。

旗海翻天而來，鼎沸人聲，鑼鼓做頭陣，陳工站在勞工公園外，張望的找尋許智威。拿起冰涼的檳榔，在口中細細的嚼了嚼，一小口一小口的吐在地上；作為「進步教授」圈的一份子，陳工暗暗喜歡這樣的圖像：與骯髒的工人、原住民一起吃檳榔、喝米酒、抽煙、痛快的大罵最粗俗的三字經。

但是，就因為陳工敏感而進步的心，許智威便不成爲人了，如同檳榔，是爲了陳工的熱情而存在，許智威與檳榔不過是陳工道德與良心的變形物，恰如「激進路線」的堅持總是表達了永恆的德行；至於，陳工到底要走向哪一邊的解答，老實說也沒有兩個方向，還是只有道德的光芒在陳工的心裡跳動閃耀，許智威與檳榔也並非是實踐的依靠，那所謂對兩邊都交代的過去的理由，不過墮落成自我保護的策略。

在國際歌與出頭天的歌聲中，前夜與陳工論辯的那個年輕小伙子遇到了陳工，笑著塞了一頂黃帽給他，給他等

會遊行時戴著遮陽；陳工不知如何拒絕，或說，陳工總是不知如何拒絕任何人，只是現在感覺到了這位年輕小伙子訕訕的笑容，滿嘴粗話，以及飄來瞄去的眼睛，有點不老實。陳工猜疑著，他的政治立場到底是左是右，玩權謀時是不是又陰狠又毒辣，那時常變來變去的運動策略，是否真有理想性？

「隱藏在這位學生心裡的，究竟把我當成什麼呢？這黃色的帽子是否意味著要讓我走到某一邊呢？」陳工心想。

學術要求人真心與誠實，雖然有總被算計與出賣的危險在陳工心裡長期潛伏著，雖然黃帽可能就是運動人算計陳工的證物，陳工也要不斷否定自我的疑心，不過這證物老讓他不自在，可是又不敢丟掉，便只能偶爾戴著，時而拿下，又讓自己眼睛遠方斜望，彷彿與這帽子不相干似的。

許多學術圈的朋友看到了陳工，笑著要將他推到紅色的旗海裡，陳工把黃帽塞到褲袋中，莫可奈何跟著學術朋友們走去。

太陽是愈來愈大，大家的臉上都 被烈日烤的紅了，陳工一直看著一個朋友的額頭，因為綁著頭帶而顯出了不協調的白嫩，而大伙們也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抱怨高雄的天氣。有個朋友，教歷史的，老摸著額頭自嘲的說：「完了！完

了！回學校一下就被認出是參加遊行的壞份子了，我看明年就要被解聘了。」引來一陣轟堂笑聲。

周圍的工人正好奇的張望著。

陳工是可以很精確的評估這些朋友的性格的，長期的交往使陳工能夠完全的理解這些學術人；舉例來說，搞政治學的較強調正義的制度的建立，在性格上大多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傲；搞經濟學的注重數字的根據，常令人覺得有點冷冷的；搞法律的注重用詞的正名，衝動而挑釁；而搞自然科學的，則較為庸俗。但是陳工這樣的說法只是一種感覺而已，做不得準，做的準的其實是陳工這樣的思考方式：「用理論來理解人」，或是說，「用理論的詞句來與別人交往」；具體來說，陳工大約是先有一些理論上對人或是團體的定位，然後再來具體的應證其性格，至於別人或是團體真正的性格是怎樣，倒不是那麼重要。而那位一直被陳工笑的朋友，就是搞自然科學的。

笑聲是愈來愈大了，那位搞歷史的朋友漸漸發了狂氣，用紅色布條把陳工的全身包了起來，推著他走來走去，陳工不知該怎麼辦，突然有人叫道：

「工運萬歲！」

大伙又跟著喊：「工運萬歲！」

喊聲震天，周遭傳來一陣轟然的

掌聲，所有人的目光正往這邊集中，陳工驚覺自己是主角，脹紅著臉，尷尬的笑了笑，快速的把布條扯下，這用力一扯卻把眼鏡摔到了地上。陳工正覺不堪，慌忙彎身撿起，抬頭一看，周圍的朋友卻早已被準備出發的宣傳車上的演講吸引了過去。陳工於是也漫步到宣傳車前，擠在人群中聽了一會。

按一般常理說來，陳工好像是個懦弱的男人，他面對陌生環境會慌了手腳因此盡可能的躲避，但請注意，並非是理論或讀書使人懦弱，而是學術圈的生活使人封閉因而看起來有點懦弱；其實陳工不過是不知道「社會」長的什麼樣子，所以有點幼稚而已；相反的，我們又可以說陳工極度堅定，因為道德良心完美度的嚴苛要求，都使他比任何人更痛恨不義，所以更堅持激進的路線，對其他的路線則有一種漢賊不兩立的氣魄，更甚者永遠不想碰觸其他路線，怕是損害了高貴的情操。

陳工因此是一個奇特的物種，幼稚又堅定，思慮開放而生活又封閉，誠實又玩著策略；進一步說，這種高尚的物種其實是非常容易受傷害，除此之外，其實也是法西斯份子。

遊行總像是歡樂的嘉年華，可以遇到許許多多南北遊俠，如果宣傳車上的叫囂可以稍微小聲一點，歌曲再活潑一點，倒是不錯的活動；可惜麥克風聲

音實在太大，指揮還猶恐別人聽不見，正奮力的嚷著不斷重複的口號。在這南台灣吵雜的大馬路上，陳工終於撞上了許智威。

許智威把陳工拉到一邊，讓隊伍流過身旁，跟陳工說：

「我老婆說教授在找我，什麼事？」許智威看著遊行的隊伍，不經意的問著。

「沒什麼，想找你聊一聊而已。」陳工注意到他的手臂上別著糾察的臂章。

「不然晚上我請教授唱歌，喝酒」他突然邪邪的笑了一笑「有公主的喇，想不想去啊！」

陳工先是愣了愣，又想跟許智威開個男人的玩笑，就說：「如果老婆不會生氣的話……」

許智威挨了陳工的手臂，邊走邊說：「遊行結束後，五點半，勞工公園大門口見。」然後走遠了。

陳工跟上了正要回程的隊伍，跟學術圈的朋友繼續打屁，此時夕陽斜照，整個高雄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金光；許多朋友們問陳工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飯，都被陳工婉拒了。他想起晚上要上酒家，心裡忐忑不安，卻別有興奮；陳工自我解嘲說：

「就當是做底層女性研究的田野工作吧！」

田野事實上如同年輕時代的考試：事先努力的準備問題，反覆推敲；訪問的當下則努力的記錄，生怕漏掉重要的情節；還不斷壓抑自己的感受，要完全符合客觀的標準；然後當田野做完，就以驚人的速度將一切拋棄，如同將教科書的一切忘記，如同將這段日子忘記；陳工許多田野的經驗，就像考試，終究融不入自己的生活，所剩下的僅是紙面上一堆堆的文字，一堆田野的成績單；而成績單的出現已經宣告了生命經驗的死亡，縱使有著無數的獎狀，陳工對田野的日子所能憶起的也只有文字，文字取代了一切的活物。

陳工因此不是用自己來認識田野的朋友，是用文字來認識；當他想起田野的世界，大概就有著「結構」、「階級」、「語言的邏輯」的印記；而面對自己的生活則浮現了清晰的人的面孔；於是，這世界被分為兩個領域，一個是陳工自己的生活圈，另一個是田野；這兩者對於陳工來說，都各自有不同的規範與道德要求。縱使陳工成天說著：「這世界分為系統界與生活世界」，但陳工已經用行動強而有力的表明：這世界，對他而言，而不是對哈伯瑪斯而言，只分為田野與非田野。在非田野的世界中，陳工是個人，在田野的世界

中，陳工自己卻被文字所控制成爲非人，於是，陳工同時是人與非人，而竟可以安定的活著，難道這種物種的本領得以如此高強？

然而，陳工又的的確確不是非人，非人只是因爲特定物種共同吸取鴉片所以出現；在真實社會生活裡，陳工不過是幼稚與堅定的人罷了。

然而，陳工不只是個人而已，還是個男人，當他與許智威踏進叫做「午夜情深」的KTV時，他就已經明白了自己男人的身份。

許智威正大呼小叫的點熟悉的小姐，侍者忙著拿熱毛巾給陳工，風韻猶存的女經理招呼了兩位公主進來。一位叫做主兒，選擇坐在陳工的旁邊；另一位叫做麗兒，則坐在許智威的身旁。

陳工看著主兒修長的腿裹著黑色的絲襪、長髮、黑短裙、豐厚的胸膛、白晰的臉孔，看起來大約十八歲，而自己卻與她身體相連，便覺得有點不自在，不斷的移開。許智威大聲說：

「主兒，今天要好好按奈咱們陳董，知不知道？」許智威看起來非常老練。

「喲，許桑，放心啦！看要幹～嘛都可以啊！來陳董你好，我叫主兒。」主兒順勢拿起白蘭地，要敬陳工。

陳工只好喝下酒，拿起香煙，卻被主兒搶著點火。

「到底是爲了什麼呢？我來到這個地方。」陳工悶悶的想著，只好一直喝著酒，不停的抽著煙。

許智威已經大聲的唱著歌曲了，陳工一句話都沒說。

或許是爲了避免尷尬，主兒不斷主動的與陳工說著話，但是許智威唱歌的聲音太大，陳工與主兒的對話都得貼著耳朵才彼此聽的見呢。

主兒問道：「陳董是哪裡人？做什麼大生意啊！」

陳工就說：「我在...台南做...貿易。」陳工又順口乾了一杯酒。

這些不著邊的話裡，陳工躲避了教授的身份，像酒一樣給人真實又虛偽的快樂，這是誠實的表達懦弱與欺騙。但是因爲感受到了自己的不道德，不如乾脆放膽學習許智威，他正抱著麗兒快樂的唱歌。

陳工就說：「妳是哪裡人，這個地方很複雜呢！我告訴你，其實男人都不好東西。」因爲貼著耳朵以及酒精的效用，陳工觸到了這個女人肌膚的熱氣與髮香。

主兒是誠實卻又職業性的語帶玄機，她安分的說：「不會啦！像你就是

好人啊！」

陳工語重心長卻免不了牽動了挑逗的眼神：「唉！男人都不會說真心話給女人聽的。」又說：「其實，女性很可憐，都被男人騙。」

這是陳工向主兒誠實，以便釣她上鉤的高級騙術嗎？

主兒覺得有點好笑，又有點覺得這個男人還算是誠懇；只是有點訝異一位付錢尋歡的男人，說什麼「女人要自強」這類的話。

主兒於是也就誠懇的說，她是高雄岡山人，唸過三信，姓李，今年二十一歲。

陳工感覺好像可以真心的來酒店交個朋友的情境的出現，這好像又可以避免自己作爲尋歡客的尷尬，正益發覺得主兒長得很可愛。只是腦海裡突然閃過撫摸她白晰大腿的念頭。

陳工又與主兒乾下一杯酒，像是做田野般的問道：

「爲什麼做這一行呢？」

「你自己想」主兒看起來有些不高興的說「不是愛慕虛榮就是經濟問題啊！」

主兒的嬌斥令陳工心裡受了傷，他驚覺了自己像個蛋頭般的愚蠢。

「其實做這一行的，與每一個客

人都是有緣，像我也都會挑客人來坐下陪酒的。」主兒看起來很誠懇的說。

陳工不知道這是主兒對他有特殊感覺所說的話，還是客套用語。但是情慾已經有點高漲了，耳邊聽不到許智威的敬酒聲，做愛的欲望已要釋放。

許智威大聲的喊著：「陳工，不要看到幼齒妹妹就流口水，跟我喝一杯吧！」

陳工苦笑笑了笑，又與許智威乾了一杯白蘭地。

在煙霧中，在主兒豐滿的身軀旁，藉著主兒幫他點煙的機會，陳工不自禁的摸了主兒的手，掐著不放；主兒卻毫不在意，只是盯著陳工嫣然的笑。

欲望像是決堤洪流，奔騰在異色的聲光世界，陳工的高尚抵不過一點點現實的生活。

許智威正高聲的唱著江蕙的歌：

「無論是男性女性朋友都『包皮』...」許智威故意把「交陪」唱成「包皮」，然後側著頭睜大眼睛看著陳工，等著陳工的反應；陳工只得苦苦的笑；又轉看主兒的臉；只見她笑得合不攏嘴，說她以前念高職的時候，也常常說一些黃色笑話。

陳工突然放縱自己的克制，裝成死醉要將頭埋在主兒的腰裡，主兒卻躲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人	帳			號			帳號末清七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2	1	1	1	9	0	5	2	3
戶名		劉茂彬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郵遞區號)				
地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人	帳			號			局		
	2	1	1	1	9	0	5	2	3
戶名		劉茂彬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			姓名	住址	(郵遞區號)				
地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虛線內備機器印
用請勿填寫

交易：0501 現金存款 0502 現金存款 (無數據)
代號：0503 票據存款 0505 大宗存款

本單由儲匯局劃撥處存查
180,000 張 (100 張) 245 X 130 mm
(60P 樣) (影聯) 保管五年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本聯經登帳後隨郵政劃撥儲金收支詳情單寄交帳戶

著陳工坐上計程車回到勞工公園，幫著陳工捉捉肩膀，陪著陳工躺在勞工公園外的樹下，直到南台灣的天空乍現新生太陽的刺眼光芒。

第二天陳工依舊出現在研討會上，他激動的談論著馬克思主義的流變，許多蜂擁而致的年輕學子，也到處拾著陳工的話語熱情的辯論著；研討會場上盛況空前。就在這裡，在這集合著社會無以量計的尊敬與聲望的學術殿堂裡，令人嚴肅而理智的空氣中，散發出那些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彼此交流而爆炸出的高貴火焰。

開；怕是許智威看了出來，怕是傷了自己作為教授的身份，陳工沒有勇氣發動第二波的進攻，於是閉著眼沈沈的陷入鬆軟的沙發。

逃避與隱藏心裡秘密是陳工拿手的事，但是他已經跟主兒說「男人不是好東西」的實話了，這難道不應該得到人們的掌聲嗎？就像他誠實的知道自己是教授，不須管別人怎麼想，不用理會現實的生活，只要堅持激進的路線，只要在紙面上寫寫偉大的文字，就應該得到道德之神的讚美啊！

包廂的時間到了，主兒與麗兒二話不說像逃離瘟疫一般快速的打卡離去。

高跟鞋的聲音在靜靜的房裡空空的迴盪，陳工睜了開眼，不相信這種莫名的安靜。

陳工是喝醉了，醉倒在「午夜情深」的門口，吐了一大多的胃液，心裡還淫思著剛剛的溫柔；許智威完全沒有醉意，笑著說：

「陳工，起來，要回家囉！」

許智威強壯而負責，不會醉倒在這種場合，他太理解這個現實世界的邏輯了。

他輕輕拍打陳工的臉頰，拖著陳工到seven-eleven喝了杯熱茶，向店員借了熱毛巾擦拭陳工的背部與胸膛，扛

